

左傳輯釋

卷之二

134
263

008409-0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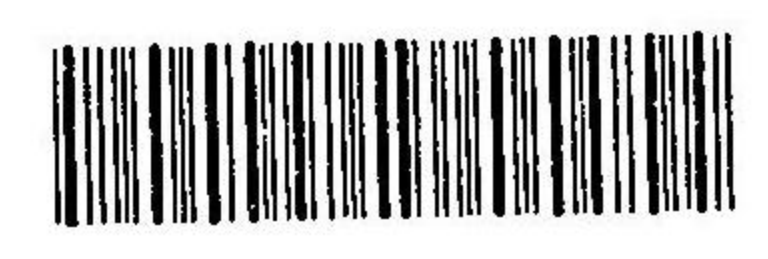
134-263

左傳輯釋

石川 鴻齋/点

M16-17

AAC-0720



石川齋訓

左傳輯釋

壹

134
21
263

東 京 圖 書 館				
二 冊	三 號	六 九 架	三 四 函	和 書 門 類

大日本 安井仲平先生 著
石川鴻齋先生 訓點

左傳輯釋

明治十六年 十月新梓 山中出版會

左傳輯釋序

春秋之義我高矣夫矣固非淺儒末學
所能窺也然微之孟子左丘明氏之傳
蓋得其宗矣孟子之言曰其事則齊
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
取之矣又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
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
唯春秋乎當孔子之時天下大亂而

大日本

安井仲平先生 著
石川鴻齋先生 訓點

左傳輯釋

明治十六年
十月新梓

山中出版會

左傳輯釋序

春秋之義高矣大矣固非淺儒末學

所能窺也然微之孟子左丘明氏之傳

蓋得其宗矣孟子之言曰其事則齊

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

取之矣又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

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

唯春秋乎當孔子之時天下大亂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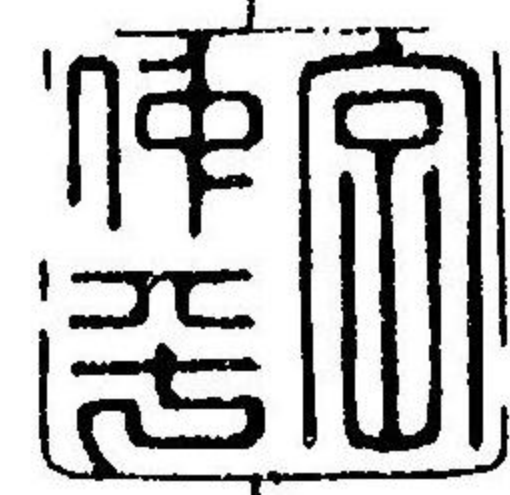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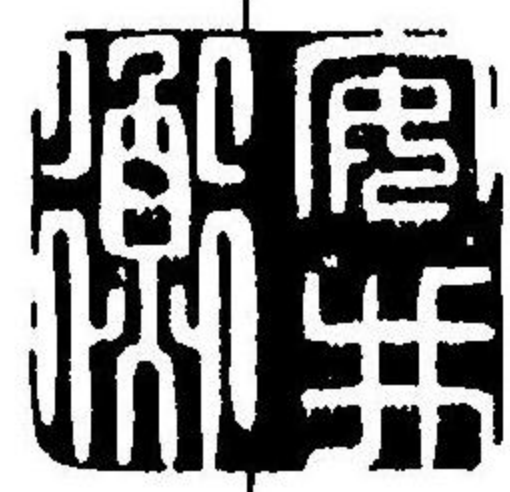
明王不興不能降其澤於當世哀公十四年既位於魯獲麟矣乃因魯史以述志明其道於萬世斷上下之義決治亂之機位勝義取位以明禮義勝位舉義以正退事之所存名之所存苟失其道雖天子之尊亦必貶之非孔子貶之道貶之也道者天也聖人奉天垂教萬世固不敢為尊卑殊其義知我罪我意蓋在斯矣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宋人弑其君杵臼傳曰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蓋天之君本以為民非使一人恣於臣民之上也禮者治國之具天子而失禮勢必至亂是失為天子之職也夫獨殊亂臣賊子不心所以為君之道猶道其其委而塞其源何

以治天下立明親經指授詳知聖意
 所在故對之乎言之然獨發例而不
 釋其義者其義則在於邾文公及
 晏嬰師曠等之言蓋亦謂載之空言
 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通觀
 傳文炳如日星非謂諸侯可不朝於王
 而王不得失禮於諸侯君無道臣弑之
 無罪也立明氏之後深於春秋者唯孟
 子故不曰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公
 穀則得之傳則不能復詳其事故
 專求之理句之而釋之字之而解之其
 言似正而實迂似精而實繁至宋明氏
 作傳祖述二氏而益深之自迂八僻自
 鑿之刻究其所言不過老吏讞獄聖
 人因事明道之義拂地而盡矣而偶與
 後儒刻薄之見合是以後之言春秋

者雖人殊言率本三家遂謂左氏淺於經夫左氏之解經五十凡之外每寓於序事之中細釋其文其義始顯固不如公穀句釋字解淺露易見以故讀者不曉耳雖然左氏豈故為隱晦難曉之解以微其道哉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記如此不足以為暢經者也漢儒注左傳者數家自正義述杜注其書皆廢其散見於諸書者存十一於千百其詳不可得而聞焉杜氏之釋經逢其難明例以赴告通之其釋傳不曉經義寓於序事中又喜廢故訓以逞臆說是以劉炫而下起而攻之者每慮數十家輒追則實事求是之與字興原故訓據文義博引廣證以正其謬其見卓矣然亦有得者焉有失者焉其至當不易

者蓋多幾耳予生於西鄙孤陋而寡
聞年四十始來江戶稍得聞古人之
統言竊謂士之生於斯世豈偶然而
當須有所樹立以為世之用方今封建
為治雖禮俗異宜治亂殊塗其大勢則
粗與周季同士之所當取法莫左傳若
焉因潛心於此書用力之久恍然若有
所得而才力淺薄命與心違今老矣不
能復有所為乃出十數年來所蒐輯
歛筭釋以為一書去死收是務求至當
有所不備所以管見而一折衷於故訓
如此者復四年讓然成帙今茲七月
始脫稿其詳於傳而略於經者不獨
經義深奧難窺傳意明然後經可
得而言也因名曰左傳輯釋云
明治三年庚午冬十月

日南安井衡



通口觀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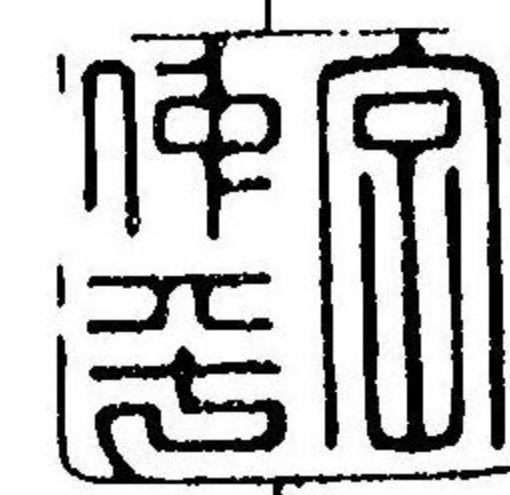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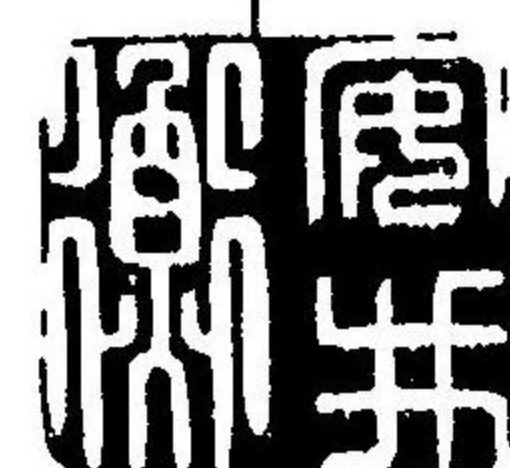


左傳輯釋序



方漢成帝時。劉歆始修左氏。從丞相尹咸及翟方進。質問大義。轉相發明。和帝元興十一年。奏上左氏。始得立學。至章帝時。賈逵作長義。鄭康成亦三傳中。特稱左氏。自此二傳漸微。左氏學始顯矣。於是漢魏以來。釋左氏者。無慮數十家。恨散佚弗傳。不能稽古而詳釋也。獨杜元凱集解。行于世。而劉炫規杜之失。一百五十餘條。其他諸儒。相互攻擊。孔穎達曰。今校先儒優劣。杜為甲矣。遂奉教修

日南安井衡



通口觀之書



左傳輯釋序



方炎漢成帝時。劉歆始修左氏。從丞相尹咸及翟方進。質問大義。轉相發明。和帝元興十一年。奏上左氏。始得立學。至章帝時。賈逵作長義。鄭康成亦三傳中。特稱左氏。自此二傳漸微。左氏學始顯矣。於是漢魏以來。釋左氏者。無慮數十家。恨散佚弗傳。不能稽古而詳釋也。獨杜元凱集解。行于世。而劉炫規杜之失。一百五十餘條。其他諸儒。相互攻擊。孔穎達曰。今按先儒優劣。杜為甲矣。遂奉敕修

疏又與馬王諸氏為之正義。宋明以耳。註左氏者。如呂大圭。呂祖謙。趙汝傳。遜。陸繁。馬驥等。不遑枚舉。唯林堯叟直解。最行于世。遂以杜林合註為善本。馮李驥。陸浩之徒。遵之。但二氏頗論文章。然因文復有所得焉。其他顧炎武。毛奇齡。阮元。遜。琮等。書陸續並出。然一是一非。未嘗無隔鞞之歎。國朝註左氏者。亦數十家。或辯杜之謬。或攻劉之所規。議論沸騰。動輒有鑿枘不相合者焉。竊想當日立明下筆時。原不許常人輕易解得之歟。蓋左

氏文人也。藉經以述已論。爾然其所說。未必不據各國之史。但以文為主。故所說言者。託人以言之。所欲論者。假事以論之。自詩書禮樂。至刑政軍旅。鬼神怪異之。莫不援據撮證。悉編絃焉。世之務學者。精於經。則疎於史。達典故。則不通俚俗。左氏則兼收之。屈宋馬班之輩。皆出其藩籬。顧古今文章之林。一鍾斯人者。幾。故非深於文者。不能得而解也。安井仲平。著左傳輯釋。因杜註而載諸家善說。補正繩愆。務述自論。探頤鉤深。能發前人未發之

說。嗚呼。左氏之書。歷二千餘年。踰萬里波濤。始得
遇其人。此之謂隔世師弟則可矣。仲平博覽強記。
於文苑為絕技。余數國朝文人。三百年間。獨推仲
平。鹽毅侯曰。仲平巧心術。自言吾於數術。不學而
能焉。然則若規杜氏長歷之謬。蓋亦餘技耳。余亦
有左癖。晉唐以來。參考諸家註疏。是非鋒起。未能
確定。及仲平氏書出。若披雲霧。覩青天。多年所凝
結。渙然始得冰解。吁。亦後生一幸也。馮李驊讀左
氏說六法。余以為馮氏頗喜文章。故立參差整齊

等法。余嘗取二法。須逐字尋句。究委曲。審錯綜。攬
運掉之奇。體經營之密。而後須立身局外。脫其籠
絡。想先儒讀左氏者。咸在局中。故惜字字。為其所
籠絡。如仲平氏看破諸氏百家。獨立局外者。故瞭
瞭然。盡古人蘊奧之秘。此所以能解他之不可解
者也。於序西出諸賢。徒積震正崇文四庫之書。其
學乃反不能及。可怪也歟。斯書初刻于彥根。寄一
本於江蘇。按察使欽差全權大臣應寶時。寶時歎
賞序之。但童蒙憂無訓點。未甚行。書肆山中氏歎

終歸湮滅不傳于世。使余施訓點。且欲小字省卷以圖為後之便。使天下之人知有輯釋者而為讀左津梁。嗚呼山中氏之舉。不特為仲平氏忠臣。抑亦左氏功臣也。

明治十六年昭陽恒洽秋八月仲澣日

鴻齋學人石燕撰



凡例

一此編專解傳。但傳例一釋可推。及屬辭比事。而經意自明者。置而不釋焉。其特因告廟赴告而書之。無義足傳者亦然。則有時乎及經亦唯傳意之求。不敢臆斷。

一後儒解經。率主公穀。甚者較彼此之得失。議他日之是非。錙計銖量。以弊其獄。其言若可聽。而實與經背馳。今概不取。

一劉炫而下。駁杜而是者。收而不論。其涉疑互。及其義非。而其言足以惑人。則載而辨之。餘皆從芟落。

一清人精於考證。每逢疑義。博引廣證。動數百千言。實事求是。固不得不然。但此篇主蒐輯。致卷帙浩大。讀者反惑。今摘其要義。通則止。避煩也。

一皇國儒先亦有補釋左傳者予長於鄙家又貧勿論其未能雖既梓行者力不能致及來此都去況就要汲汲乎唯古之稽以故皆未及見獨得中井氏彫題而已待其褻聚歲不我與他日得見當補輯之非敢簡先輩也

息軒衡識焉

左傳輯釋總論

四庫全書提要云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自漢劉向劉歆桓譚班固皆以春秋傳出左丘明左丘明受經於孔子魏晉以來儒者更無異議至唐趙匡始謂左傳非丘明蓋欲攻傳之不合經必先攻作傳之人非受經於孔子與王柏欲攻毛詩先攻毛詩不傳於子夏其智一也宋元諸儒相繼並起王安石有春秋解一卷證左氏非丘明者十一事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出依託今未見其書不知十一事者何據其餘辨論惟朱子謂虞不臘矣為秦人之語葉夢得謂紀事終於智伯當為六國時人似為近理然考史記秦本紀稱惠文君十二年始臘張守節正義稱惠文王始效中國為之明古有臘祭秦至是始用非

至是始創閤若璩古文尚書疏證亦駁此說曰史稱秦文公始有史以記事秦宣公初志閤月豈亦中國所無待秦獨創哉則臘爲秦禮之說未可據也左傳載預斷禍福無不徵驗蓋不免後傳合之惟哀公九年稱趙氏其世有亂後竟不然是未見後事之證也經止獲麟而弟子續至孔子卒傳載智伯之亡殆亦後人所續史記司馬相如傳中有揚雄之語不得執是一事指司馬遷爲後漢人也則載及智伯之說不足疑也今仍定爲左丘明作以祛衆惑至其作傳之由則劉知幾躬爲國史之言是爲確論疏稱大事書於策者經之所書小事書於簡者傳之所載觀晉史之書趙盾齊史之書崔杼及寧殖所謂載在諸侯之籍者其文體皆與經合墨子稱周春秋載杜伯燕春秋載莊子

儀宋春秋載祐觀辜齊春秋載王里國中里其文體皆與傳合經傳因國史而脩斯爲顯證知說經去傳爲舍近而求諸遠矣漢志載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注曰公羊穀梁二氏則左氏經文不著於錄然杜預集解序稱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陸德明經典釋文曰舊夫子之經與丘明之傳各異杜氏合而釋之則左傳亦自有經考漢史之文旣曰古經十二篇矣不應復云經十一卷觀公穀二傳皆十一卷與經十一卷相配知十一卷爲二傳之經故有是注徐彥公羊傳疏曰左氏先著竹帛故漢儒謂之古學則所謂古經十二篇即左氏之經故謂之古刻漢書者誤連二條爲一耳今以左傳經文與二傳校勘皆左氏義長知手錄之本確於口授之經也

言左傳者孔奇孔嘉之說久逸不傳賈逵服虔之說亦僅偶見他書今世所傳惟杜注孔疏為最古杜注多誣經以就傳孔疏亦多左杜而右劉案劉炫作規過以攻杜解凡所駁正孔疏皆以為非是皆篤信專門之過不能不謂之一失然有注疏而後左氏之義明左氏之義明而後二百四十二年內善惡之跡一一有徵後儒妄作聰明以私臆談褒貶者猶得據傳文以知其謬則漢晉以來藉左氏以知經義宋元以後更藉左氏以杜臆說矣傳與注疏均謂有大功於春秋可也

汪中左氏春秋釋疑曰左氏春秋典策之遺本乎周公筆削之意依乎孔子聖人之道莫備於周公孔子明周公孔子之道莫若左氏春秋學者其何疑焉然古者左史記事動則書之是為

春秋而左氏所書不專人事其別有五曰天道曰鬼神曰災祥曰卜筮曰夢其失也巫斯之謂與吾就其書求之楚子庚侵鄭董叔言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以為在其君之德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裨竈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學玉瓚鄭必不火子產不與明年鄭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以為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由是言之左氏之言天道未嘗廢人事也隨侯以牲牲肥腓染盛豐備謂可信於神季梁以為民神之主也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民和而神降之福齊侯疾梁邱據請誅於祝固史豎曼子以為祝不勝詛由是言之左氏之言鬼神未嘗廢人事也鄭內蛇與外蛇鬪內蛇死申繻以為

妖由人興人無覺焉妖不自作隕石於宋五六鷦退飛過宋都
內史叔興以爲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吉凶由人由是言之
左氏之言災祥未嘗廢人事也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史蘇占
之不吉及惠公爲秦所執曰先君若從史蘇之言吾不及此韓
簡以爲先君多敗德史蘇是占勿從何益南蒯將叛筮之得坤
之比子服惠伯以爲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易不可以占險
由是言之左氏之言卜筮未嘗廢人事也衛成公遷於帝邱夢
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寧武子以爲相之不享於此久矣
非衛之辜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晉趙嬰通於莊姬嬰夢
天使謂已祭余余福女士貞伯以爲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
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明日而放於齊由是言之左氏之言夢

未嘗廢人事也此十者後世儒者之所執以疑左氏春秋者也
而當時深識遠見之君子類能爲之矢德音蔽群疑而左氏則
已廣記而備言之後人其何疑焉若夫瓊弁玉纓子玉弗致庶
乎知道而卒之兵敗身死臧會爲僭儂句告吉而終後臧氏天
網恢恢吉凶之應有時而爽策書舊文謹而志之所以明教也
問者曰天道鬼神災祥卜筮夢之備書於策者何也曰此史之
職也其在周官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皆屬春官若馮相氏
保章氏眡祲司天者也大祝喪祝甸祝司巫宗人司鬼神者也
大卜卜師龜人筮氏筮人司卜筮者也占夢司夢者也與五史
皆同官周之東遷官失其守而列國又不備官則史皆得而治
之其見於典籍者曰瞽史曰祝史曰史巫曰宗祝巫史曰祝宗

卜史明乎其爲聯事也。楚公子棄疾滅陳，史趙以爲歲在杓木之津，猶將復由吳始用師於越。史墨以爲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然則史固司天矣。有神降於莘，惠王問諸內史過，過請以其物享焉。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然則史固掌鬼神矣。隕石於宋，五、六鷓退飛，過宋都。襄公問吉凶於周內史叔興，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然則史固司災祥矣。陳敬仲之生，周大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韓起觀書於大史，見易象。孔成子筮立君，以示史朝，然則史固司卜筮矣。昭公將適楚，夢襄公祖梓慎以爲不果行。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占諸史墨，然則史固司夢矣。司其事而不書，則爲失官。故曰：天道鬼神災祥卜筮

夢之備書於策者，史之職也。古者詩書禮樂，大司樂掌之。易象春秋，大史掌之。而儒則有道者，有德者，使教國之子弟。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者也。後世二官俱亡，而六藝之學，并於儒者。於是即儒之所業，以疑大史。此偏知之所得，未足語於大道也。曰：是皆然矣。抑猶有可疑者。左氏之紀人事，所以聳善抑惡，以詔後世也。而有不信者焉。有不平者焉。其類有百。請約言之。鄭息有違言，息伐鄭而敗。左氏以其犯五不韙而伐人，知其將亡。鄭請成於陳，陳桓公不許。左氏謂其長惡不悛。按鄭莊公之在位，四隣構怨，無歲無兵。取周禾麥，射王中肩，寘母城，潁，擔，不復見人道盡矣。而爲周孟侯，以沒其身。陳息一膏，而亟稱其惡。其可疑者一也。楚武王將齊，而心蕩鄧曼，知其祿盡，莫教舉趾高。

鬪伯比知其必敗按商臣弑父與君享國十二年滅江六蓼服陳鄭宋身獲考終子有令德潘崇教人之子使爲太子之室爲大師掌環列之尹伐麋襲舒屢主兵事有虓及黨爲國世臣比於武王莫敖其咎孰多其徵安在其可疑二也有神降於莘虢公享神神賜之土田內史過史嚚知其將亡虢公敗戎於渭汭桑田舟之僑卜偃知其將亡按虢爲卿士於周爲睦子積之亂勲在王室不幸晉方薦食不祀忽諸而四子備舉其亡徵且周之東遷拜戎不暇渭汭桑田之役豈不亦敵王所愾以張中國之威而以爲召殃斯過矣晉獻上烝諸母盡滅桓莊之族以妾爲妻逐群公子而殺其世子號多涼德豈其若是而日闕百里晉是以大其可疑三也公孫歸父言魯樂晏桓子知其將亡按

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其忠盛矣不幸宣公即世其事不成行父假於公義以敵私怨遂逐子家由是公室四分昭哀失國斯可謂國之不幸而遠以懷魯蔽其臬且意如內攘國政外結齊晉之臣同惡相濟賊殺不辜有君不事使之野死又廢其子其爲謀人不己多乎而及身無咎後嗣蒙業其可疑四也凡若此者是有故焉天道福善而禍淫禍福之至必有其幾君子見微知著明徵其辭其後或遠或近其應也如響作史者比事而書之策侍於其君則誦之有問焉則以告之其善而適福足以勸焉淫而適禍足以戒焉此史之職也故國語史獻書又臨事有瞽史之道又楚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君使無忘先王之業

禮運王前巫而後史保傳傳贊史誦詩又博聞強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常立於後是史佚也其見於左氏春秋者曰君舉必書曰史爲書曰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及夫國中失之事咸問之史是其事也意主於戒勸不專於記述其所載之事時有異聞故史克數舜之功十六相四凶之名不同於尚書意有所偏重故昭公失國史墨謂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父不校之義非所及也所謂言豈一端各有所當者此也其有善而無福淫而無禍雖有先事之言不足以戒勸則遂削而不書其事不可沒則載之其故不可知則不復爲之辭故史之於禍福舉其已驗者也其在上知不聞亦式不諫亦入其於戒勸無所用之則禍福雖無驗焉可也

其在下愚不可教誨不知話言其於戒勸亦無所用之則禍福雖無驗焉可也天下之上知下愚少而中人多故先王設之史使鑒於前世之善淫禍福以知戒勸者爲中人也苟爲中人則舉其已驗者可也此史之職也雖然史之戒勸猶有二焉蔡侯般弑其君歲在豕韋萋弘知其弗過此於是靈王誘之於申伏甲而殺之此明著其禍以爲戒者也商臣以宮甲圍成王王縊此直書其事以爲戒者也禍之有無史之所不得爲者也書法無隱史之所得爲者也君子亦爲其所得爲者而已矣此史之職也百世之上時異事殊故曰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所貴乎心知其意也明乎此則左氏春秋之疑於是乎釋

衡案一家之言見卓而論公可以爲讀左氏者之標準矣但

紀以其所載論斷占筮無不徵驗。為從後傳合之。而汪亦以天道鬼神災祥占筮夢為史職所掌。是則未然。左氏通儒見微知著。見論斷占筮理勢必然。而有足以為戒勸者。則載之。否則不載。所以必有徵驗也。不爾。二百四十二年間。論斷占筮。豈止於左氏所載哉。可見其理勢未盡者。棄而不載也。已不能解其理。而疑從後傳合之。可謂厚於自信。而果於疑人矣。先王以神道設教。天道鬼神卜筮。最其所重。夢雖不足憑。亦有時而驗焉。朕卜襲朕夢。武王嘗以誓衆。故周禮亦設占夢之官。則聖王亦有時而取之。至於災祥。則春秋亦謹而書之。不獨左氏也。夫先王重之時。人奉之。其見於事而發於言者。必多。史記事者也。既已發於言行。不得不從而書之。記事

之體固宜然。非以其職掌五者書之也。汪所舉四疑。乃人事。天道是邪。非邪。史安得而正之。但從事直書。而善惡得失。自見。乃史之職也。世多以朱子綱目法責左氏。故汪設此問。以曉人耳。其實無一可疑者也。紀事終於智伯。紀以為後人所續。而未言其所以續焉。索獲麟之後。左氏續經。至於哀十六年。孔丘卒。以終仲尼。所以脩春秋。以垂教於後世之意。十七年後。引傳至於二十七年。公如越。以終十四年前所載賢哲之言。而獨襄二十九年。吳季札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之言未終。智伯亡。而三家分晉之形成矣。傳載其亡者。以終季札之言也。後儒不達左氏作傳之例。或以為戰國間阿趙氏者所為。淺乎其視左氏也。古人

傳師學者續成其師之說不改名其所續爾雅及管孟莊之屬皆然不得以此并疑原著之人矣况智伯之亡在春秋後二十七年又二十八年韓魏趙滅晉始列為諸侯而魏文侯師事子夏及其喪明曾子往弔之則孔門諸子多及於戰國之時矣丘明之年雖不可得而考然亦必少於孔子使之中壽猶或及見智伯之亡而親書之亦未可知而遽以左傳載智伯之亡斷其非丘明之作蓋未之思焉耳

息軒衡誌焉

左傳輯釋卷一

日南安井衡著

隱公

安名息姑惠公之長子註諡法不尸其位曰隱

傳惠公元妃孟子

杜言元妃明始適夫人也子宋姓

孟子卒

杜不稱薨不成喪也無諡先夫死不得從夫諡

繼室以聲子生隱公

杜聲諡也蓋孟子之姪娣也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娣媵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故

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

子歸于我

杜婦人謂嫁曰歸以手理自然註成字有若天命故嫁之於魯

安李惇云正義曰石經古文虞字作效魯字作效如此則與手文

相似矣今說文猶有效字為字古文亦作效皆與手文合也衡案故仲子歸于我緊承為魯夫人是仲子以夫人禮嫁於魯也故二年經書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諸侯再娶非禮也惠公以手文之祥犯禮再娶以成隱攝桓弒之禍故經傳據實直書以明禍之所由其戒深矣杜反以諸侯無再娶之禮以仲子為妾其書夫人隱成桓志不知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贏蔡姬皆無子見於僖十七年傳齊桓霸者之盛者猶且三娶况魯惠元妃既卒何怪於其再娶哉杜注顯與經傳背非也

桓公而惠公薨

杜言歸魯而生男惠公註不以桓生之年薨

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杜隱公

繼室之子當嗣世以禎祥之故追成父志為桓尚少是

安正義傳於元年之前預發此語者為經不書公

即位傳是謂先經以始事也鄭眾以為隱公攝立為君奉桓為大子衡案立為大子不可單言立下傳云不書即位攝也即位二字承此立字若解為立桓為大子與下傳不相接非左氏文例也下傳又云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大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是惠公生時既立桓公為大子矣故云奉之言不敢弟黃之也鄭說得之或曰惠既立桓為大子矣而隱自立為君雖則云攝蓋亦篡耳春秋何以賢之曰桓年雖不可的知然即位三年始娶於齊則此時蓋不過二三歲隱恐其危社稷故攝立而奉之十一年傳公曰為其少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是其志與周公於成王同春秋所以賢之也

經元年春王正月

杜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隱雖不即位然攝行君事故亦朝廟告朔也告朔朝正例在襄二

二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杜附庸

未王命例稱名能自通於大國繼好息民故書字貴之名例在莊五年邾今魯國鄒縣也蔑姑蔑魯地魯國卞縣南有姑城

安惠棟云定十二年傳費人北國

人追之敗諸姑蔑是也隱公名息姑而當時史官為之諱衡案傳云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又云卒哭而諱然則名者死而後諱之矣惠非不知也而言為之諱者古人相呼不敢稱其名但君前臣名父前子名士庶人猶然況諸侯乎故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唯卒則書其名淮南子亦云溺則梓父祝則名君蓋惠說所本也然所謂不生名不敢稱其名而已非諱其字而不書也即諱其字而不書二名不偏諱當時是禮猶存為史官者必不諱息姑之姑而改姑蔑書蔑也然則蔑非姑蔑乎曰蔑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之為姑蔑猶吳之為句吳越之為於越文有詳畧無義例也惠求其義而不得遂擬避諱之說鑿矣

杜不稱國討而言鄭伯譏失教也段不弟故不言弟明鄭伯雖失教而段亦凶逆以君討臣而用二君之例者言段強大僑傑據大都以耦國所謂得僑曰克也

國討例在莊二十二年得僑例在莊十一年母弟例在安十七年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鄆今潁川鄆陵縣

安衡案克勝也故傳解之曰如二君故曰克此與

得僑曰克自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杜宰官咺名也咺贈死

宋人盟于宿

杜客主無名皆微者也宿小國東平無鹽縣也凡盟以國者桓公之母婦人無諱故以字配姓來者自外之文歸者不反之辭

有二月祭伯來

杜祭伯諸侯為王卿士者祭國伯爵也傳曰非王命也釋其不稱使

公子益師卒

杜傳例曰公不與小歛故不書日所以示薄厚也春秋古祭城

得失既未足以褒貶人君然亦非死者之罪無辭可

元年春王周正月

杜言周以安衡案王即周王經云王正月則其為周用周正夏正周正用之發號正名之事諸春秋所載是也其施於時令者皆用夏時

夏時得天所以使民不迷也周禮冢宰職正月之吉始和注云正月周之正月吉謂

朝且小宰職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注云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
以出教令者審也是也然是猶可諉以鄭誤矣大司馬因四時田獵以教戰法而仲
冬最備亦以其農隙耳若以為周仲冬則今之九月收穫正殷聖人必不泥仲冬之
名以妨農事也故一部周禮凡言正歲歲終春夏秋冬而不月者皆夏時其言月者
乃周正書法井然不紊乃至左氏所載奉蒐夏苗秋獮冬狩亦言皆於農隙則亦夏
時也逸周書云我作正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是言信而有
徵焉周既並用夏時而丘明所載又有夏時恐後人疑王正月為夏正月故加一周
字釋之以示發號正名之法可謂深得春秋之意矣自此義不明或謂魯史舊文作
冬正月春四月今文乃孔子所修也或謂孔子改書春正即
寓行夏時之意種種妄說蜂起蠅聚真痴人面前說夢矣
不書即位攝也

也杜克儀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杜王未賜命以為諸侯
也杜父名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為蔑之盟杜
也杜假攝君政不脩即位之禮故史
不書於策傳所以見異於常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

也杜以獎王室王命以為邾子故
莊十六年經書邾子克卒
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為蔑之盟杜
也杜解所以與盟也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杜
也杜縣東南有郁郎亭傳曰君舉必書然則史之策書皆君命也今不
書於經亦因史之舊法故傳釋之諸魯事傳釋不書他皆放此
也杜也隱攝立而奉桓故群臣輕之往往不用其命以馴致寤氏
之禍隱傳數書非公命所以戒為人君者也公本或作君非
初鄭武公取于

也杜與盟也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杜
也杜縣東南有郁郎亭傳曰君舉必書然則史之策書皆君命也今不
書於經亦因史之舊法故傳釋之諸魯事傳釋不書他皆放此
也杜也隱攝立而奉桓故群臣輕之往往不用其命以馴致寤氏
之禍隱傳數書非公命所以戒為人君者也公本或作君非
初鄭武公取于

也杜與盟也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杜
也杜縣東南有郁郎亭傳曰君舉必書然則史之策書皆君命也今不
書於經亦因史之舊法故傳釋之諸魯事傳釋不書他皆放此
也杜也隱攝立而奉桓故群臣輕之往往不用其命以馴致寤氏
之禍隱傳數書非公命所以戒為人君者也公本或作君非
初鄭武公取于

也杜與盟也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杜
也杜縣東南有郁郎亭傳曰君舉必書然則史之策書皆君命也今不
書於經亦因史之舊法故傳釋之諸魯事傳釋不書他皆放此
也杜也隱攝立而奉桓故群臣輕之往往不用其命以馴致寤氏
之禍隱傳數書非公命所以戒為人君者也公本或作君非
初鄭武公取于

也杜與盟也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杜
也杜縣東南有郁郎亭傳曰君舉必書然則史之策書皆君命也今不
書於經亦因史之舊法故傳釋之諸魯事傳釋不書他皆放此
也杜也隱攝立而奉桓故群臣輕之往往不用其命以馴致寤氏
之禍隱傳數書非公命所以戒為人君者也公本或作君非
初鄭武公取于

也杜與盟也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杜
也杜縣東南有郁郎亭傳曰君舉必書然則史之策書皆君命也今不
書於經亦因史之舊法故傳釋之諸魯事傳釋不書他皆放此
也杜也隱攝立而奉桓故群臣輕之往往不用其命以馴致寤氏
之禍隱傳數書非公命所以戒為人君者也公本或作君非
初鄭武公取于

也杜與盟也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杜
也杜縣東南有郁郎亭傳曰君舉必書然則史之策書皆君命也今不
書於經亦因史之舊法故傳釋之諸魯事傳釋不書他皆放此
也杜也隱攝立而奉桓故群臣輕之往往不用其命以馴致寤氏
之禍隱傳數書非公命所以戒為人君者也公本或作君非
初鄭武公取于

也杜與盟也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杜
也杜縣東南有郁郎亭傳曰君舉必書然則史之策書皆君命也今不
書於經亦因史之舊法故傳釋之諸魯事傳釋不書他皆放此
也杜也隱攝立而奉桓故群臣輕之往往不用其命以馴致寤氏
之禍隱傳數書非公命所以戒為人君者也公本或作君非
初鄭武公取于

也杜與盟也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杜
也杜縣東南有郁郎亭傳曰君舉必書然則史之策書皆君命也今不
書於經亦因史之舊法故傳釋之諸魯事傳釋不書他皆放此
也杜也隱攝立而奉桓故群臣輕之往往不用其命以馴致寤氏
之禍隱傳數書非公命所以戒為人君者也公本或作君非
初鄭武公取于

也杜與盟也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杜
也杜縣東南有郁郎亭傳曰君舉必書然則史之策書皆君命也今不
書於經亦因史之舊法故傳釋之諸魯事傳釋不書他皆放此
也杜也隱攝立而奉桓故群臣輕之往往不用其命以馴致寤氏
之禍隱傳數書非公命所以戒為人君者也公本或作君非
初鄭武公取于

也杜與盟也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杜
也杜縣東南有郁郎亭傳曰君舉必書然則史之策書皆君命也今不
書於經亦因史之舊法故傳釋之諸魯事傳釋不書他皆放此
也杜也隱攝立而奉桓故群臣輕之往往不用其命以馴致寤氏
之禍隱傳數書非公命所以戒為人君者也公本或作君非
初鄭武公取于

也杜與盟也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杜
也杜縣東南有郁郎亭傳曰君舉必書然則史之策書皆君命也今不
書於經亦因史之舊法故傳釋之諸魯事傳釋不書他皆放此
也杜也隱攝立而奉桓故群臣輕之往往不用其命以馴致寤氏
之禍隱傳數書非公命所以戒為人君者也公本或作君非
初鄭武公取于

也杜與盟也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杜
也杜縣東南有郁郎亭傳曰君舉必書然則史之策書皆君命也今不
書於經亦因史之舊法故傳釋之諸魯事傳釋不書他皆放此
也杜也隱攝立而奉桓故群臣輕之往往不用其命以馴致寤氏
之禍隱傳數書非公命所以戒為人君者也公本或作君非
初鄭武公取于

也杜與盟也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杜
也杜縣東南有郁郎亭傳曰君舉必書然則史之策書皆君命也今不
書於經亦因史之舊法故傳釋之諸魯事傳釋不書他皆放此
也杜也隱攝立而奉桓故群臣輕之往往不用其命以馴致寤氏
之禍隱傳數書非公命所以戒為人君者也公本或作君非
初鄭武公取于

也杜與盟也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杜
也杜縣東南有郁郎亭傳曰君舉必書然則史之策書皆君命也今不
書於經亦因史之舊法故傳釋之諸魯事傳釋不書他皆放此
也杜也隱攝立而奉桓故群臣輕之往往不用其命以馴致寤氏
之禍隱傳數書非公命所以戒為人君者也公本或作君非
初鄭武公取于

也杜與盟也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杜
也杜縣東南有郁郎亭傳曰君舉必書然則史之策書皆君命也今不
書於經亦因史之舊法故傳釋之諸魯事傳釋不書他皆放此
也杜也隱攝立而奉桓故群臣輕之往往不用其命以馴致寤氏
之禍隱傳數書非公命所以戒為人君者也公本或作君非
初鄭武公取于

也杜與盟也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杜
也杜縣東南有郁郎亭傳曰君舉必書然則史之策書皆君命也今不
書於經亦因史之舊法故傳釋之諸魯事傳釋不書他皆放此
也杜也隱攝立而奉桓故群臣輕之往往不用其命以馴致寤氏
之禍隱傳數書非公命所以戒為人君者也公本或作君非
初鄭武公取于

也杜與盟也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杜
也杜縣東南有郁郎亭傳曰君舉必書然則史之策書皆君命也今不
書於經亦因史之舊法故傳釋之諸魯事傳釋不書他皆放此
也杜也隱攝立而奉桓故群臣輕之往往不用其命以馴致寤氏
之禍隱傳數書非公命所以戒為人君者也公本或作君非
初鄭武公取于

也杜與盟也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杜
也杜縣東南有郁郎亭傳曰君舉必書然則史之策書皆君命也今不
書於經亦因史之舊法故傳釋之諸魯事傳釋不書他皆放此
也杜也隱攝立而奉桓故群臣輕之往往不用其命以馴致寤氏
之禍隱傳數書非公命所以戒為人君者也公本或作君非
初鄭武公取于

也杜與盟也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杜
也杜縣東南有郁郎亭傳曰君舉必書然則史之策書皆君命也今不
書於經亦因史之舊法故傳釋之諸魯事傳釋不書他皆放此
也杜也隱攝立而奉桓故群臣輕之往往不用其命以馴致寤氏
之禍隱傳數書非公命所以戒為人君者也公本或作君非
初鄭武公取于

也杜與盟也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杜
也杜縣東南有郁郎亭傳曰君舉必書然則史之策書皆君命也今不
書於經亦因史之舊法故傳釋之諸魯事傳釋不書他皆放此
也杜也隱攝立而奉桓故群臣輕之往往不用其命以馴致寤氏
之禍隱傳數書非公命所以戒為人君者也公本或作君非
初鄭武公取于

也杜與盟也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杜
也杜縣東南有郁郎亭傳曰君舉必書然則史之策書皆君命也今不
書於經亦因史之舊法故傳釋之諸魯事傳釋不書他皆放此
也杜也隱攝立而奉桓故群臣輕之往往不用其命以馴致寤氏
之禍隱傳數書非公命所以戒為人君者也公本或作君非
初鄭武公取于

也杜與盟也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杜
也杜縣東南有郁郎亭傳曰君舉必書然則史之策書皆君命也今不
書於經亦因史之舊法故傳釋之諸魯事傳釋不書他皆放此
也杜也隱攝立而奉桓故群臣輕之往往不用其命以馴致寤氏
之禍隱傳數書非公命所以戒為人君者也公本或作君非
初鄭武公取于

也杜與盟也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杜
也杜縣東南有郁郎亭傳曰君舉必書然則史之策書皆君命也今不
書於經亦因史之舊法故傳釋之諸魯事傳釋不書他皆放此
也杜也隱攝立而奉桓故群臣輕之往往不用其命以馴致寤氏
之禍隱傳數書非公命所以戒為人君者也公本或作君非
初鄭武公取于

也杜與盟也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杜
也杜縣東南有郁郎亭傳曰君舉必書然則史之策書皆君命也今不
書於經亦因史之舊法故傳釋之諸魯事傳釋不書他皆放此
也杜也隱攝立而奉桓故群臣輕之往往不用其命以馴致寤氏
之禍隱傳數書非公命所以戒為人君者也公本或作君非
初鄭武公取于

云雉二百尺，此則大長矣。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

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

以可制之邑，衡案：朝于王所，天子之所，獻于公所，皆謂其所居處，凡人所居身處，即分所宜也。故一轉為分義，民得其所是也。早為之所，謂先大夫叔未叛而定之。分，無使滋蔓，蔓難圖也。

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

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公曰：無庸將自及。厚將崩，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衆將崩。

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

傳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不為之所，而養成其惡，故曰失教。安，衡案：鄭風將仲子序云：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

留酸棗縣北有延津。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衆將崩。也言不義者不能堅固，故下文云：厚將崩。今本作不暱，杜訓暱為親，則與厚將崩之辭不相屬矣。種案：南史梁帝紀論亦作不義，不暱，衡案：說文作和是也。和粘也。粘相著也。其訓膠亦同。不義即上文多行不義之義。子封云：厚將得衆，此及其言則將崩，謂其衆崩壞潰散，言多行不義，百姓離心，不相附著，得地益厚，則其不義益甚，勢將崩壞，不足憂也。鄭師一出京叛，大叔段即其事也。和暱同音，義又相近，故為暱耳。

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

安，衡案：鄭風將仲子序云：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

傳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不為之所，而養成其惡，故曰失教。安，衡案：鄭風將仲子序云：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

傳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不為之所，而養成其惡，故曰失教。安，衡案：鄭風將仲子序云：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

傳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不為之所，而養成其惡，故曰失教。安，衡案：鄭風將仲子序云：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

傳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不為之所，而養成其惡，故曰失教。安，衡案：鄭風將仲子序云：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

傳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不為之所，而養成其惡，故曰失教。安，衡案：鄭風將仲子序云：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

傳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不為之所，而養成其惡，故曰失教。安，衡案：鄭風將仲子序云：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

傳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不為之所，而養成其惡，故曰失教。安，衡案：鄭風將仲子序云：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

傳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不為之所，而養成其惡，故曰失教。安，衡案：鄭風將仲子序云：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

傳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不為之所，而養成其惡，故曰失教。安，衡案：鄭風將仲子序云：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

傳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不為之所，而養成其惡，故曰失教。安，衡案：鄭風將仲子序云：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

傳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不為之所，而養成其惡，故曰失教。安，衡案：鄭風將仲子序云：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

傳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不為之所，而養成其惡，故曰失教。安，衡案：鄭風將仲子序云：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

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其詩三章皆以莊公拒祭仲之諫為詞是鄭人之志以不早為之所為莊公之失仲尼是之不言鄭人而稱鄭伯故立明以謂之鄭志釋

不言出奔難之也註杜段實出奔而以克為文明註安衡案仲尼之脩則削鄭伯志於殺而難言出奔有此理乎況鄭伯特失教而已及其叛不得已而攻之始非欲殺之也此段傳釋經尤詳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釋克段于鄆

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註杜地中之泉註故曰黃泉既而悔之穎考叔為穎

谷封人註杜封人典註封疆者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

對曰小人有母比日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註杜

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註杜據武姜在公

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註安朱彬云闕與掘

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註杜賦賦詩也融

洩註杜洩洩舒註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註杜純猶

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矣註杜不

公仲子之貽緩且子氏未薨故名註杜惠公葬在春秋前故曰緩也子氏

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註杜據武姜在公

之矣

則削鄭伯志於殺而難言出奔有此理乎況鄭伯特失教而已及其叛不得已而攻之始非欲殺之也此段傳釋經尤詳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釋克段于鄆

所教故先釋克段于鄆而以失教鄭志結之傳意炳焉如觀火而杜固執志宗以解

難之何其戾也又案出奔者勢窮力屈之詞段勢強大鄭伯僅能克之其出奔實出

言破之極難以終上文如二君之意左氏解

穀封人註杜封人典註封疆者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

對曰小人有母比日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註杜

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註杜據武姜在公

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註安朱彬云闕與掘

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註杜賦賦詩也融

洩註杜洩洩舒註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註杜純猶

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矣註杜不

公仲子之貽緩且子氏未薨故名註杜惠公葬在春秋前故曰緩也子氏

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註杜據武姜在公

安 毛奇齡云宰啗者天子之士啗其名也周禮天官之職自大宰小宰以至宰夫皆稱宰此即天子之宰通于四海者大抵書例大宰為卿不稱名字故傳九年

有宰周公之稱若小宰為大夫當稱宰宰夫則下大夫士也于例當稱名故桓四年有宰渠伯糾之稱此宰是宰夫故稱名公羊所謂宰者士也上士以名通是也衡案

毛較周魯得失謂隱十一年中未嘗使卿弔周喪而周則使來歸賵雖緩且早猶勝於魯不弔况天子之與諸侯尊卑懸隔不宜錄天子之微過以貶其使故為此說也

不知孔子之修春秋舉先王之大經大法以正天下苟有失禮者貶以示法使後世知所從雖天子之尊無所假借未嘗較彼此他日之得失以立言也故曰我志在春秋又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丘明作傳親經指授故亦引禮釋

之至當不易後儒所見卑近滯於空理而略於道其疑左氏者率與毛同故特舉其餘可類推 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 杜言同軌以別諸侯五月同盟

至 杜同在方 大夫三月同位至 杜古者行役 士踰月外姻至 杜

踰月度月也姻猶親也此言赴 安衡案正義引何休膏肓以為禮士三月葬今云弔各以遠近為差因為葬節 註踰月左氏為短鄭康成云人君殯數來且葬數

往月大夫殯葬皆數來日來月士殯葬皆數往日往月士之三月大夫之踰月也今案士踰月死後踰越一月假令十月晦死十二月朔亦可以葬矣大夫三月則必滿

三月之日死六十一日至九十月皆可葬矣 贈死不及尸 杜尸未葬弔

生不及哀 杜諸侯以上既葬則綴麻 安沈彤云自始死及殯自啓及交與皆

不絕聲此句主弔葬言則所謂哀者指自啓至及哭時也惠棟云撰菴子惠子曰苟卿云貨財曰賻與馬曰賻衣死也送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贈弔及事

禮之大也苟卿所稱乃時王之制故左氏依以為說也杜元凱遂借以文其短喪之說誕之甚妄之甚衡案期喪以下諸侯降天子絕姊妹女子子嫁於敵者則諸侯

不降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杜 豫凶事非禮也 杜仲子在而來贈 八月紀人

注顯與禮違其謬不足辨也 杜 伐夷夷不告故不書 杜夷國在城陽莊武縣紀國在東莞劇縣隱十一年傳

夫子亦不書于經傳見其事 有蜚不為災亦不書 杜蜚負蠶也註二十年

以明春秋例也他皆放此 安焦循云負蠶之名說文有二虫部云蠶書不書又於此發之者明傳之所據非 註蠶也此爾雅之草蠶負蠶也蟲部云蠶書

唯史策兼采簡牘之記他皆放此 安 惠公之季年敗宋師 杜黃負蠶也此爾雅之蠶蟹即此蜚也衡案蜚負蠶食稻 蟲部云蠶書

禾葉及實未堅者西南諸邦尤憂之正義謂害人非也 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

于黃 杜黃縣東有黃城 冬十 杜經無義例故傳直言其 安衡案禮以安民為本鄰國通好亦安民之

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 杜以桓為天子故隱公讓而不敢 安

衡案隱攝位不敢即直故讓不為喪 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天子少 安衡案

主非以桓為天子也注未免為微誤 安衡案

謂桓公以此推之明惠公在日以仲子為夫人以桓公為大子矣

葬故有闕是以改葬衛侯來會葬不見

公亦不書

杜諸侯會葬非禮也不得接公成禮故不書於策他皆放此衛國在汲郡朝歌縣

安惠棟云諸侯五月同

以卅年傳文為據明同盟惟大夫有是理乎棟聞諸家君云衛案朝覲之禮四方諸侯從四時分來而又有遠近疏數之制恐煩擾也上傳為宰咺發則所云同軌畢至同盟至者亦謂其使非諸侯親來也若七月之內同軌諸侯畢至天下殆為之騷然矣方嶽諸侯為數亦多每一侯卒盡來會葬無乃疲於奔命乎聖王制禮以安天下必不建此煩擾之禮以困四海也又考之經傳宣十年經書秋七月公如晉傳云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襄二十九年經書春王正月公在楚夏五月公至自楚傳云楚人使親禭公患之穆叔曰被殯而禭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茱先被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送葬至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春秋不書吳楚之葬故傳不言諱然其詳記之亦以為辱也若諸侯會葬為先王之禮魯人雖以為辱豈有諱而不書之理哉清儒專徵於文不參之以道其粗鹵往往如此今特舉其尤足惑人者以正之後注是而駁者非亦不盡出避煩也

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 杜公孫滑共叔段之子 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號師 杜號西虢國也弘農 請師於邾邾子使私於公子豫 杜公子豫魯大夫私請師 不

書非公命也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

杜非公命不書三見者皆與作大車各舉以備文

十二月祭伯來非王

命也東父卒

杜東父公子益師字

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

杜禮卿佐之喪小斂大斂君皆親

臨之崇恩厚也始死情之所篤禮之所崇故以小斂為文至於但臨大斂及不臨其喪亦同不書日則小斂焉死生皆榮之故書日以示恩寵之隆觀其所寵與所不寵君之賢不肖亦可從而知矣杜注未悉傳意

經二年春公會我于潛 杜我狄夷蠻皆氏之別種也我而書會者順其

陽縣東南有 安毛奇齡云春而不王何也例凡書月則書王不書月則不書王月

伐何主管仲對曰以魯為主及其侵地常潛常

潛二地名常為居常與許之常潛即此潛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杜向小

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莒國今城陽莒縣

也將早師少稱人弗地日入例在襄十三年

安顧炎武云於欽齊城言今沂州西

向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剌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襄二十年仲孫速會莒人盟於向杜氏於宣四年解曰向莒邑東海承縣向城遠疑也按春秋向之名四見於經而杜氏解為二地然其實一向也先為國後并於莒而或屬莒或屬魯則無駭師以攝乎大國之間耳龍亢在今鳳陽之懷遠尤遠惟沂州之向城近之

無駭師

而杜氏解為二地然其實一向也先為國後并於莒而或屬莒或屬魯則無駭師以攝乎大國之間耳龍亢在今鳳陽之懷遠尤遠惟沂州之向城近之

無駭師

而杜氏解為二地然其實一向也先為國後并於莒而或屬莒或屬魯則無駭師以攝乎大國之間耳龍亢在今鳳陽之懷遠尤遠惟沂州之向城近之

無駭師

而杜氏解為二地然其實一向也先為國後并於莒而或屬莒或屬魯則無駭師以攝乎大國之間耳龍亢在今鳳陽之懷遠尤遠惟沂州之向城近之

無駭師

而杜氏解為二地然其實一向也先為國後并於莒而或屬莒或屬魯則無駭師以攝乎大國之間耳龍亢在今鳳陽之懷遠尤遠惟沂州之向城近之

無駭師

而杜氏解為二地然其實一向也先為國後并於莒而或屬莒或屬魯則無駭師以攝乎大國之間耳龍亢在今鳳陽之懷遠尤遠惟沂州之向城近之

無駭師

而杜氏解為二地然其實一向也先為國後并於莒而或屬莒或屬魯則無駭師以攝乎大國之間耳龍亢在今鳳陽之懷遠尤遠惟沂州之向城近之

師入極

杜無駭魯卿極附庸小國無駭不

秋八月庚辰公及我盟于

唐

杜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八月無庚

註杜說云武唐亭在方與縣西南衡

案杜作長歷上不考於三代之法下不原於漢魏之制特據經傳所書日月推算以

為之有不合者輒斥為誤千載遺經篆變為隸固不保無魚魯之譌然讀書之法疑

以傳疑而作無替之歷以斷割經傳可謂無

紀

杜無傳伯姬魯女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杜子帛裂繻字也莒魯有怨

夫傳曰卿為君逆也以別卿自逆也逆女或稱使或不稱

冬十月伯姬歸于

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杜無傳桓未為君仲子不應稱夫人隱讓桓以為天子

不書葬例

安衡案元年傳曰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

乎立為天子傳云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大夫子少是也杜固執諸侯不再娶之說謂桓

未為君仲子不成為夫人然惠公娶為夫人春秋不得不從而稱夫人故據實直書

而再娶致禍之源自見其義精矣三年傳云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仲子稱夫人矣而

不言葬者元年傳云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此亦公不臨故不書葬耳傳不釋稱

夫人及不書葬者以元年傳可推也杜既

誤解此經因又誤解二年傳說互詳于下

鄭人伐衛

傳二年春公會我于潛脩惠公之好也我請盟公辭

盟禦夷狄者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

不壹而足

還

杜傳言失昏姻之義凡得失小故經無異文而

通之全

司空無駭入極費今父勝之

為君逆也

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杜無傳日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疾

三月庚戌天王崩

杜周平王也實

書朔日例在桓十七年

註安惠棟云推

安惠棟云推

註合己巳朔

三月庚戌天王崩

註以壬戌崩欲

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

者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故有伐鼓用幣之事今釋例以長歷推經傳明此食是二

月朔也不書朔史失之

註安惠棟云推

書朔日例在桓十七年

註合己巳朔

三月庚戌天王崩

註以壬戌崩欲

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

者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故有伐鼓用幣之事今釋例以長歷推經傳明此食是二

月朔也不書朔史失之

註安惠棟云推

書朔日例在桓十七年

註合己巳朔

三月庚戌天王崩

註以壬戌崩欲

諸侯之速至故遠日以赴春秋不書實崩日而書遠日者即傳其偽以懲臣子之過也襄二十九年傳曰鄭上卿有事使印段如周會葬今不書葬魯不會

四月辛卯君氏卒杜隱不敢從正君之禮故秋武氏子來求賻杜武氏

子天子大夫之嗣也平王喪在殯新王未得行其爵命聽於冢宰故傳曰王未葬釋其所以稱父族又不稱使也魯不共奉王喪致令有求經直文以示不敬故傳不復具釋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杜稱卒者略外以別內也元年大夫冬十有

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杜北廬縣故城西南濟水之門癸未葬宋

穆公杜無傳魯使大夫會葬故書始死書卒史在國承赴為君故惡其薨名改赴書也書葬則舉諡稱公者會葬者在外據彼國之辭也書葬例

在昭安衡案魯稱薨諸侯稱卒猶魯君生時稱公諸侯稱侯上注所云略外以詳六年註內是也若惡薨名而書卒則諸侯死始稱公而魯則生稱之是以諸侯之死稱施之生君也其可惡更甚於薨名矣何為不亦避稱侯也諡則與內辭無別者彼既易名以告我我不得不從而稱之禮宜然也若其非禮彼雖易名我不肯稱之春秋子吳楚而不書其葬是也杜以婦女之情說聖人筆削之法謬甚又案經書天王崩而不書其葬是魯不使卿送葬也又致令武氏之子來求賻不恭甚矣而宋則使大夫會葬屬辭比事其義自明故傳不具釋耳

傳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夏

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

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杜夫人喪禮有三薨則赴於同盟之國也既葬日中自墓及虞於正寢所

謂及哭于寢二也卒哭而祔於祖姑三也若此則書曰夫人某氏薨葬我小君某氏此備禮之文也其或不赴不祔則為不成喪故死不稱夫人薨葬不言葬我小君某氏反哭則書葬不反哭則不書葬安衡案母以子貴隱公見為魯君而

令聲子三禮皆闕釋例論之詳矣不書姓安衡案母以子貴隱公見為魯君而

言不赴不反哭不祔故不曰薨隱公攝立聲子生存之日不敢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也二故不相呼文義瞭然杜以不赴不祔為釋不曰薨不稱夫人以不反哭為

釋不言葬又以不書姓三字下屬為句文義割裂不可通二年經書子氏薨而不書其葬蓋亦公不臨義與改葬惠公同故傳不釋焉不書聲子薨葬則有義在焉故傳詳釋之以為夫人不書薨葬之例杜蓋不通此義反接此以解彼所以俱謬也為公故曰君氏杜不書姓辟正夫

故特書於經稱曰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杜卿士王卿之執政者君氏以別凡妾媵

王貳于虢杜虢西虢公亦仕王朝王欲鄭伯怨王王曰無之安沈彤

之約無怨與貳衡案無之自分故周鄭交質王于虎為質於鄭鄭人字疏之辭言無有貳于虢之事也

忽為質於周杜王子虎王崩周人將界虢公政杜周人遂成四

三傳耳釋

月鄭祭定帥師取温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杜註四月今二月也秋今

言取者蓋艾踐之温今河 安傳遜云麥禾雖未熟軍中豈無別用蓋為牧園用取

內温縣成周雒陽縣也 註禾在秋或既可食矣取者刈取之也非蹂踐之也馬

宗璉云此傳用夏正之證賈公彦周禮疏云周雖建子為正及其行事皆用夏之正

秋梁平分種之此取周禾蓋亦其類也四年傳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在

九月衛人殺州吁之前云取其禾而還則必有所用之不徒蹂踐之可見當時亦有

以夏正五六月熟之禾矣麥則未聞有以二月熟者傳云蓋為牧園用是也周禮時

令之書故用夏時取其便也然周既改月與時矣故亦書正月之吉以示時王之制

其餘用夏時者時而不月何則時王所重在正朔而四時則從月而移其義稍輕雖

稱前代之時不以為非故春秋書春王正月而不言王春正月此時令之書所以時

而不月也宋儒據此遂謂周改月而不改時而馬則移周禮疏以說此傳為用夏正

之證不知著書各有體不可彼此移就也且元年經曰春王正月傳加一周字釋之

曰春王周正月其為周正建子之月審矣夫正月既用建子自二月至十二月

經傳皆順次書之豈有正月獨用建子而餘月用建寅之理哉可謂強說矣 周

鄭交惡杜兩相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知而行要之以

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杜谿亦澗也

蘋蘩蕪藻之菜杜蘋大萍也蘩繡 潢汙行潦之水杜潢

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杜羞進 而況君子結二國之

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杜通言盟約彼此 風有采芣采蘋杜采芣

雅有行葦泂酌杜詩大雅也行葦篇義取忠厚也泂 昭忠信也杜明有忠信之行

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

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杜先君穆公兄宣公也與 寡人弗

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安衛案靈 先君若聞與夷

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

群臣願奉馮也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馮穆公子 公曰不可先君

安衛案云群臣者言眾 人皆屬望於馮也

杜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

杜

以寡人為賢使生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

賢杜言不讓則安衛案德恩也謂宜公舍其子而立已言先君使已嗣位以為

也賢為功我若不賢是廢之使公享馮出居于鄭杜碎殤公也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

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

夫杜命出於義安正義宣公之立穆公知穆公之賢必以義理不棄其子今穆

其是之謂乎杜詩頌言殷湯武可受命皆以義故任荷天之百祿也帥義而行

以求入終傷咸宜之福故知人之稱唯在宣公也殷安沈彤云引商頌美宣公與

非所謂百祿是荷者解非衛案此斷章取義命字當與上命以義之命一例看之受

天命也謂穆公命命人也謂宣公杜讀宜為義是也言受命者與命人者皆義故能

荷天之百祿也百祿是荷謂上文其子饗之則此又及殤公矣君子善兄弟叔姪相

讓以義故引商頌而美之殤之不終乃天也非此所宜論杜沈皆嫌於殤不終所以

不通也引詩取咸宜之義耳不杜盧盟必以殷宋後指稱商頌也注鑿又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杜在春

秋前盧齊地今安惠棟云兩國有前好而會盟者謂之脩好亦謂之尋高誘戰國

齊北盧縣故城註策注曰温故曰脩温亦訓尋禮記中庸温故而知新鄭注云温

讀如尋温之温哀十二年傳云若可尋也亦可寒也賈逵曰尋温也衛案惠說是也

尋即尋字杜尋訓重寒訓歇不唯失字義文又索然無味徧考傳例好則言脩盟則

言尋是尋脩之別也蓋補闕曰脩杜既盟而遇大故用之好温冷曰尋故用之盟也庚戌鄭伯之車債于濟杜風傳記異也

十二月無杜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杜得臣齊大子也

位故常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杜碩人詩義取莊姜美于色

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杜陳今陳其姊戴嬀生

桓公莊姜以為己子杜嬀陳姓也厲戴皆諡雖為公子州吁嬖人之

子也杜嬖親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

子教之以義方杜石碏衛安馬宗璉云王符潛夫弗納於邪驕奢

淫泆所自邪也安衛案自由也邪僻之起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

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

杜言將立為天子則宜早定若不早定州吁必緣

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

杜此

寵而為偶者少也降其身則必恨恨則思亂不能自安自重

安正義釋言云矜重也馬宗璉云說文云矜目有所恨則思亂不能自安自重矜而止也戴侗六書故謂矜有忍意衛索寵則必驕既矜則不能降其身降其身則必憾既憾則不能止其所欲為此凡人之情也故云鮮矣察其目有所恨而止不敢為是矜有忍意爾雅矜重也重當訓難難為之即說文

目有所恨而止也杜以為自重矜矣

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聞舊小加大

杜

小國而加兵於大國如鄭侯伐鄭之比

安陸榮云小加大疑亦以班位上下言之淫破義所謂

杜臣行君

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

杜臣行君去

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

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杜老致仕也四年經書州吁弑其君故傳先經以始事

經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杜無傳書取言易也例在襄十三年杞國本都陳留雍丘縣推尋

事跡桓六年淳于公亡國杞似并之遷都淳于僖十四年又遷緣陵襄二十九年晉人城杞之淳于杞又遷都淳于牟婁杞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

戊申

衛州吁弑其君完

杜稱臣弑君臣之罪也例在宣四年

安正義州吁實公子

者傳文更無褒貶直是告辭不同史有詳略耳衛案元年經鄭伯克段于鄆傳云段不策故不言策下經秋鞏帥師傳云疾之也然則經母弟不言策庶于不言公子皆

貶之也州吁之罪遠軼於段與鞏故經貶之不稱公子傳不釋州吁不稱公子而釋鞏去族舉輕以明重也是謂不傳之傳孔未達此義耳

夏公及

宋公遇于清

杜遇者草次之期二國各簡其禮若道路

安毛奇齡云曲禮諸

曰遇與周禮冬見曰遇之遇不同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鞏帥師會宋公陳

侯蔡人衛人伐鄭

杜外公子鞏魯大夫不稱公子疾其固請強君以不義也諸

事之體他國可言某人而已國之卿侯不得言魯人此所以為異也鞏溺去族傳曰疾之叔孫約則曰言違命此其例也

九月衛人弑州

吁于濮

杜州吁弑君而立未列於會故不稱

安焦循云案史記衛世家集解

賈逵曰濮陳地杜本晉服也而係以水名乃說文濮水出濮陽南入鉅野鉅野為魯地水經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東至濟陰句縣為新溝又東北過廩丘縣為濮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杜

水然則陳無濮水矣哀二十七年齊陳成子救鄭及濮自齊至鄭須涉濮水亦非陳地

逆公子晉而立之善其得眾故不書安衛案成十八年傳曰凡去其國國逆而立入於衛變文以示義例在成十八年

惡曰復入予嘗疑此傳有誤謂歸順辭婦人謂嫁曰歸言猶歸其家也又婦嫁必有逆之者亦國逆曰歸之類也入逆辭春秋之例勝其國邑而不有其地曰入故入者內必有禦之者二者雖事殊歸入之為順逆則同矣唯內禦之故必有納之者然後始能入我往而逆之故彼來歸於我且詳傳文復其位曰復歸蒙上句國逆而立之文以惡曰復入蒙上句諸侯納之之文則歸復不當錯出若改傳文作國逆而立之曰歸諸侯納之曰入字義極穩而歸復歸入復入於文又順因編考經傳桓十七年蔡季自陳歸于蔡閔元年季子來歸傳皆云嘉之也嘉之也者非國逆而何而季子則閔次于郎以待之是逆之最彰彰者也桓十一年突歸于鄭祭仲以歸而立之雖宋人劫之廢立之權在仲則亦國逆之類也莊十二年赤歸于曹傳不言其所以歸考之經曰曹羈出奔于陳而是句承之猶桓十五年突奔而忽歸羈蓋曹世子國人逐之而逆赤也成十五年宋華元自晉歸于宋魚石止之河上也十六年曹伯歸自京師曹人請之晉也僖三十年衛侯鄭歸于衛魯侯雖請王及晉侯衛侯懼元咄不敢歸周欽治塵殺咄然後始歸蓋周治之徒告咄死以逆之也昭十三年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叔向論之曰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是歸入無所屬矣然比因四族與五邑之民故亦從國逆之例也定十三年晉趙鞅歸于晉則韓魏請之矣雖晉人不嘉焉猶之國逆之也獨昭十三年蔡侯盧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事皆出于楚意似與成十八年傳合然細釋傳意則亦不然陳蔡之復發於觀從而成於朝吳從之言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國人從朝吳之言以成其謀蔡既復矣勢不得不復陳二國之情大可見也聖人原其情且不與楚專封故書曰歸襄二十三年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傳明言楚人納公子黃是諸侯納之曰歸矣然黃之在楚二慶諸之也及二慶見殺君子論之曰不義不可肆然則國人之惡二慶而閔黃審矣傳云楚人納之者蓋依其跡而言之以釋聖人取情而略跡之義耳依是諸文是國逆曰歸

也莊五年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傳云納惠公也六年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六年入者即五年所納也襄二十三年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齊析歸父載之藩以納諸曲沃也桓十五年許叔入于許鄭伯突入于櫟傳曰公會齊侯于艾謀定許也又曰秋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鄭伯自外入能殺檀伯雖曰因櫟人外必有助之者矣十六年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傳云謀伐鄭也至四月諸侯遂伐鄭則許叔齊魯納之鄭伯魯與宋衛陳蔡納之也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傳曰自莒先入則莒人納之矣襄二十六年衛孫林父昭二十一年宋華向定十二年晉趙荀范之各據其邑以叛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疆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外不納之內不逆之而皆書曰入者入者逆辭也莊九年公伐齊納于糾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唯不受也故伐之而又有弗克納者焉夫九臣之據邑以叛其君夫人而憎之豈有受而逆之者哉故聖人比而例之雖無納之者亦書曰入蒯聵之入于衛亦從此例也昭六年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是諸侯納之曰入之明證也以上諸文以國逆解之無一可通況內不受伐其國而納其君而以自歸為文有此理乎故納之當曰入不宜曰歸也此經不言歸者書曰衛人立晉國逆既明故不言歸耳後生淺學敢議古典極知僭妄無容然心所謂否不敢隱焉自謂忠之屬也謹書所見以質諸後之君子云

四年春衛州吁弑桓公而立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

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馮出奔鄭

安衛案三年傳穆公使公子馮出居於鄭而此云出奔者使出居於鄭穆公臨死之命而馮不從冀群臣奉已及殤公即位心懷危懼

杜宿盟在元年

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

不得已而出奔傳各據實而書之也

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脩先君之怨於鄭

謂二年鄭人伐衛之怨

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

杜諸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復討故欲求此

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

杜害謂宋公子馮

君為主敝邑以

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

杜言舉國之賦調

宋人許之於是陳蔡

方睦於衛

杜蔡今汝南上蔡縣

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

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

杜衆仲魯大夫

對曰臣聞

以德和民不聞以亂

杜亂謂阻兵而安忍

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

此和民即上文和其民則以亂謂伐鄭阻兵而安忍自謂州吁性情之乖戾與亂字不相涉

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

杜

夫州吁阻兵而安忍

安陳樹華云文選西征賦注引杜注阻恃也又辨亡論引傳文并注同衛索阻嶮也阻

兵者以兵為阻使人不得逼已也故杜引申訓恃耳正義云阻恃諸國之兵以求勝阻恃益用注語則此傳本有注今本脫耳杜以阻兵為亂正義敷暢其意故云阻恃

諸國之兵如傳意則阻兵之兵即三年傳好兵之兵非諸國之兵也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

濟矣

杜恃兵則民殘民殘則衆叛安忍則刑過刑過則親離

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

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

矣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

杜乞師不

安衛索凡赴告乞請非

公辭之不成其為乞耳

公辭之

杜從衆仲

羽父請以師會之

杜羽父公

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

禾而還

杜時鄭不

安衛索鄭亦用車師但諸侯之師特敗其徒兵故云敗鄭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

杜石子石碯也

石子曰

王觀為可曰何以得觀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

安衛索桓公未死

諡而傳云桓公者欲使後世知陳侯有寵於王者為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

桓公故特書其諡乃史家追書之常法不足怪也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碯使告于陳曰衛國福小老夫耄

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

杜八十曰耄稱國小已

其往就安顧炎武云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自稱曰老夫衛索三年傳桓公立乃

澌於衛杜請衛人自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澌殺州吁于濮石碕

使其宰獮羊肩澌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碕純臣也惡州吁而

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杜子從弑君之賊國之大逆不可不除

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杜公子書曰衛人

立晉眾也

經五年春公矢魚于棠杜書陳魚以示非禮也書棠譏遠地也今

夏四月葬衛桓公秋衛師入郕杜成仲子宮安其主而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杜祭之惠公以仲子手

祭之欲以為夫人諸侯無二嫡蓋隱公成父之志為安衛索惠公元妃孟子孟

祭亦必以孟子配惠公以夫人之禮再娶仲子不可復祔於祖姑亦不可祔於妾

祭姑其祭又無所配故特為其廟以祭之大禮一失事皆有礙經據實而書之所以

祭也杜邾主兵故螟杜無傳蟲食苗心冬十有

二月辛巳公子彊卒杜大夫書卒不書葬葬者宋人伐鄭圍長葛

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

臧僖伯公子彊也僖安正義劉炫云此諫大意言人君可觀獵獸不可觀捕

其材不足以充備器用如此者則人君不親舉焉衡索劉謂講大事謂講習兵事是

也杜據成十三年傳以大事為祀與我宗廟之禮豈亦因田獵而講習與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

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

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安釋文度待洛反一音如字衡索度待

物句軌法也即下文所云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及坐作進退擊刺之屬是

也量度多少也既云度軌因又釋軌義言預量多少以定其制謂之軌也物謂車服

旌旗凡器械之屬凡此諸物貴賤有等辨有其色采色也故云采謂之物
章之者所施得宜望之使人彰然辨其貴賤等級即下文昭文文章是也

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杜言器用衆物不入法度則杜為不軌不物亂敗之所起

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杜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為名杜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

皆於農隙以講事也杜各隨時安衡案此春夏秋冬以夏時言之必以杜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杜雖四

室時令之書用夏時此又一證也凡傳杜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杜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杜飲於

曰振旅治兵禮畢整衆而還振整也旅衆也杜數軍徒器械杜昭文章杜車服杜明貴賤辨等列杜行伍杜順少長杜出

及所獲也杜昭文章杜車服杜明貴賤辨等列杜行伍杜順少長杜出杜少者在前還則杜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杜俎祭宗

在後所謂順也杜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杜俎祭宗杜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杜謂以飾法杜則公不射古之制也杜安惠

云此指祭祀射牲夏官射人云祭祀則贊射牲司弓矢共射牲之弓矢衡案或因公杜不射之文有為以弓矢射魚如漢武親射蛟江中之類者是固妄說惠因駁之以為

祭祀射牲然臧僖伯專論田獵之法此文又承鳥獸之肉而忽說宗廟射牲不倫甚杜矣况獸畜自別古人未嘗紊其名惠混而一之非也僖伯意蓋謂公雖田獵所射亦

有定法不敢妄發况觀魚其不可甚杜矣故下以山林川澤之實承之也杜若夫山林川澤之實與用之亦尊

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杜士臣阜阜臣與與臣隸言取此雅猥杜所親也杜公曰吾將略地焉杜孫辭以略地略總攝巡行之名杜遂往陳

魚而觀之杜陳設張也公大設杜安衡案陳列也魚漁通陳列杜僖伯稱疾

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杜矢亦陳也棠實杜衡案釋例云棠舊說以為魯地是也傳云遠地謂其去曲阜遠耳且當時天下漸亂

矢魚於他竟非魯侯所能為僖伯之諫懇切詳悉無所不至果係他竟不容不一言杜及之杜以方與縣非魯竟而又有觀魚臺斷為他竟耳然異地同名者天下何

限而因名偽撰事跡者世多有之未可以晉時武棠亭斷為隱公矢魚之地也杜曲

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杜曲沃晉別封成師之邑在河東聞喜縣莊伯杜成師子也翼晉舊都在平陽絳邑縣東邢國

在廣平杜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杜尹氏武氏皆周世族大夫杜不書傳具其事為後晉事張本曲杜沃及翼本未見桓二年隨晉地

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杜有州吁之杜乃葬傳明杜四月鄭人侵衛救杜而更以四月附鄭人侵衛救者於下事宜得

其非慢也杜四月鄭人侵衛救杜而更以四月附鄭人侵衛救者於下事宜得

三月晉師解杜卷之十一

月以明事之先後故不復備舉經文

安惠棟云詩靜女云自牧歸羹

以報東

門之役

註杜東門役

衛人以燕師伐鄭

註南燕國今

鄭祭足原繁洩

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

註安顧炎武云子元

昭十一年申無字之言曰鄭莊公城濮而實子元焉使昭公不立杜以為別是一人

厲公因之以殺曼伯而取櫟非也蓋莊公在時既以櫟為子元之邑如重耳之蒲夷

吾之屈故厲於出奔之後取之特易曼伯則為昭公守櫟者也九年公子突請為三

覆以敗我桓五年子元請為二拒以敗王師因即厲公一人而或稱名或稱字耳合

三事觀之可知厲公之才略而又資之以嚴邑能無篡國乎衛索顧說是也突出貌

詩曰突而并令元首也古人名字相配厲公名突蓋取首出萬物之義故字之曰子

與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

公季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

以師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

子衛之亂也邠人侵衛故衛師入邠

仲子之官將萬焉

公問羽數於眾仲

對曰天

子用八

諸侯用六

大夫四

士二

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

註杜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八

註安惠棟云詩靜女云自牧歸羹

註杜東門役

註南燕國今

註安顧炎武云子元

昭十一年申無字之言曰鄭莊公城濮而實子元焉使昭公不立杜以為別是一人

厲公因之以殺曼伯而取櫟非也蓋莊公在時既以櫟為子元之邑如重耳之蒲夷

吾之屈故厲於出奔之後取之特易曼伯則為昭公守櫟者也九年公子突請為三

覆以敗我桓五年子元請為二拒以敗王師因即厲公一人而或稱名或稱字耳合

三事觀之可知厲公之才略而又資之以嚴邑能無篡國乎衛索顧說是也突出貌

詩曰突而并令元首也古人名字相配厲公名突蓋取首出萬物之義故字之曰子

與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

公季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

以師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

子衛之亂也邠人侵衛故衛師入邠

仲子之官將萬焉

公問羽數於眾仲

對曰天

子用八

諸侯用六

大夫四

士二

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

註杜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八

註杜二二四人士

註安正義何休注如此服虔以用六為六八四十八大夫四為四

行人數亦宜減故同何說也蘇軾云宋書樂志文帝元嘉十五年給彭城王義康舞

伎三十六人大常傳隆以為左傳諸侯用六杜預以為三十六人非是舞所以節八

音故必以八人為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耳若如預言至士止有

四人豈能成樂服虔往左傳與隆同襄十一年晉悼公納鄭女樂二八以一八賜魏

絳此樂以八人為列之證隆言是也衛案傳文承此句云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

風也故自八以下自用也言以八人為列降殺以兩也變用言自者避天子用八之

文也若人數如其佾數則諸侯以下與八不相關杜注自八以下云唯天子得盡物

數故以八為列諸侯則不敢用八然眾仲言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不言天子

諸侯異其義且諸侯以下之樂亦各有八音若不敢用八則其舞不須節八音邪杜

為此說者蓋嫌於行八風非諸侯以下所能耳不知此說八人為列之義佾數既減

則無嫌於諸侯以下亦能行八風服說是也而後儒多從杜注者其意謂舞位宜方

且立而用十六人力不能給今考之他經凡喪祭之事卿大夫猶假公工而况士乎

天子官縣諸侯軒縣大夫東西縣縣位既殊則舞位亦必有不同者矣古樂崩壞唯

當徵於傳文不容以臆度而懸斷於千載之下也陸祭謂士有功賜用樂斯語於禮

經亦未有考案眾仲云士二則古禮為然不必待有功賜之但國之大事在祀與我

雖士大夫亦然蓋士有廟者得舞以祭祖禘其無廟者則無所用之然則此士謂元

士有廟者也

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

註杜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八

八方之風手之舞之足之

故自八以下

註杜唯天子得盡物數故以八

公從

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註杜魯唯文王周公廟得用八而他公遂

之廟詳問眾仲眾仲因明大典故傳亦因言始用

安衡案先是魯僭用八佾及隱

六佾其後季氏舞八佾於庭知唯在仲子廟用六

尼美之故書曰初獻六羽初云者正從前用八佾之僭所謂婉而成章是也丘明知

其意故變六羽言六佾與八佾相對使人易喻若唯用之仲子之宮經當書獻六羽

不必言初而傳亦不必詳釋之也杜見論語八佾舞於庭之文而經不書復用八佾

故謂他廟仍用八佾耳然季氏舞八佾在此傳二百三十年之後其間禮樂崩壞不

可枚舉雖隱公一旦正其僭後十一公中復僭用八佾可意推耳經既書初獻六羽

以美正從前之失則其復用八佾之失不言可知故不書耳春秋期於明道是非已

明則不復書杜以後世史法視春秋謂後世復用八佾孔子當

正其主名而經不言復用八佾故云唯仲子廟用六佾疎矣

人告寡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敵邑為道

註杜擇四年再

師會之

註杜王師不書

宋人使來告命

註杜告命

何及對曰未及國

註杜魯公知而故

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

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

也

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

註杜加命服

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

入郟之役也

經六年春鄭人來渝平

註杜和而不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

父

註杜泰山牟縣東

秋七月

冬宋人取長葛

註杜

秋取冬乃告也

上有伐鄭圍長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

也前年冬圍不克而還今冬乘長葛無備而取之言易也

註杜

周正經據魯用周正

故傳特解之曰春王周正月傳記他國事即用其正

故經傳時

月往往不同此宋用殷正

殷九月即周十月也故經據魯正書冬傳據宋正書秋也

註杜

安趙翼云春秋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衡案春秋之時周室雖衰名位未改豈有列國不用周正之理哉宋用殷正凡傳記宋事當盡與經違一月今其不然何哉趙以宋殷後也故云用殷正杞夏後亦用夏正邪及他諸侯用夏殷正者夏十一月行事於其國為今年於魯為明年天下時月參差不同把史筆者豈能為記載之體哉戰國之時猶無此謬而謂春秋有之邪趙說妄甚

傳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更成也

杜渝變也公之為公子戰於狐壤為鄭所執逃歸怨鄭鄭伐宋公欲救宋宋

使者失辭公怒而止忿宋則欲厚鄭鄭因此而來故經書渝平傳曰更成

與鄭平四年翟與宋伐鄭故來絕魯壞前平也左氏桓元年傳曰公及鄭伯盟于越曰渝盟無享國渝盟之渝即渝成之渝則此傳更成亦謂改更前成義與穀梁同蓋

狐壤戰後魯與鄭成事在春秋前傳雖不言因文推之可知矣杜據十一年傳與鄭人戰于狐壤之文謂狐壤戰後魯鄭交惡至此知魯侯忿宋故來變前怨以成魯侯

忿宋使在五年九月鄭人未必聞之即聞之特忿宋使耳未嘗與宋絕鄭莊雄傑未遽忘輩來伐之怨而冀其與已平也況桓元年傳渝盟無享國因此傳渝成而為辭

傳意甚明注非也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

杜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

之鄂侯

杜鄂晉別邑諸地名疑者皆言有以示不審關者不復記其闕也

馬宗璉云郡國志河南絳邑有翼城詩譜言晉穆公遷都於絳暨孫孝侯改絳為翼為晉之舊都鄆元汾水注詳言之惟鄂地未詳世本云唐叔虞居鄂宋忠曰鄂今在大夏案大夏在晉陽唐叔始封之地史記晉世家晉哀公九年曲沃武侯伐晉侯于汾旁虜哀公是鄂地在汾旁之證計其地去晉故絳都亦不甚遠故鄂侯之子乃

號為翼侯亦鄂夏盟于艾始平于齊也

杜春秋前魯與齊不平今乃棄惡結好故言始平于齊

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

杜成猶陳侯不許

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

杜五父陳陳侯曰宋

衛晉難

杜可畏難也鄭何能為遂不許

安衛案先是宋衛數伐鄭陳侯恃之故云宋衛實為患難於鄭鄭人不能禦之何

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

改也猶言悔悟從自及者惡從其後自及其身也從字不誤

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

杜惡易長如火

可鄉邇

安王念孫云杜讀易為難易之易而以長字增成其義殆失之迂矣案

可鄉邇

註易者延也謂惡之蔓延也大雅皇矣篇施于孫子鄭箋曰施猶易也

延也爾雅弛易也郭注曰相延易盤庚曰無俾易種于茲新邑謂延種于新邑也秦策曰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謂延患於後也魯語曰譬之如疾余恐易焉謂禍之相延亦如波厲其猶可撲滅杜言不可撲滅周任有言杜周任周大夫曰為國

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艾夷蕩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

殖則善者信矣杜艾刈也夷殺也安陸黎云徐鍇云積之高曰崇阮元云並作蕝蕝俗字秋宋人取長葛及京師來告饑公為之請糴於

宋衛齊鄭禮也杜告饑不以王命故傳言京師而不書於經也雖非王命而

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杜桓王即位周鄭交惡王不禮焉周桓公

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杜周桓公周公黑肩也周來地扶風

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既杜既至安焦

況不禮焉鄭不來矣杜為

五年諸侯從王伐鄭傳

經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杜無傳叔姬伯姬之姊也至是歸者

歸而伯姬尚存遂以為待年之媵愚以為非也然則叔姬安歸也紀季也何以

知之于後歸鄭知之既歸季季入齊蓋即從曰五廟未定存亡未卜故反魯以待鄭

定而後歸從一而終也春秋於其卒葬再書紀叔姬雖魯之弔贈有加亦幸紀之猶

存也若為伯姬媵則姬與季嫂叔也嫂叔不通問推而遠之又何可歸乎穀梁於此

謂逆之道微故不言逆陸淳粹之曰不言逆者大夫自逆常事不書也啖助亦云但

言歸不言逆知自來逆也是亦不以為媵矣衡案時紀季為大夫未為鄭君凡魯女

嫁外大夫例書來逆莊二十六年昔慶來逆叔姬宣五年齊高固來逆叔姬是也未

有書某姬歸于某者降嫁之文固宜如此也况嫁其大夫而書曰歸于紀不指其主

名恐非聖人書法也莊十九年公子結媵於陳人之婦成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夏

晉人來媵十年齊人來媵則姪娣不與嫡俱行者塔家不復逆之女父使人送之故此經亦不言逆萬說似是而非

夏城中丘杜城例在莊二十九年中丘在琅邪臨沂縣東北

齊侯使其弟年

來聘杜諸聘皆使卿執玉帛以相存問例在襄元年秋公伐邾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杜凡

周卿士凡國伯爵也汲我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杜我鳴鐘鼓以伐天子之

郡共縣東南有凡城

伯敗者單使無眾非戰陳也但言以歸安萬斯大云大行人云時聘以結諸侯之

非執也楚丘衛地在濟陰城武縣西南註好先儒據之以為天子聘諸侯之禮今

考大宗伯及行人此文皆上連朝宗觀遇會同下承殷纘實指王見諸侯與見諸侯

使為文則時聘謂諸侯聘天子非天子聘諸侯也穀梁傳云聘諸侯非正其言良是

然而天子使諸侯亦有之矣大行人又云間問以論諸侯之志是也不曰聘而曰問

尊卑之別也儀禮所載聘禮邦交之聘也東遷王室既卑害禮傷尊聘問下列國

春秋因事書之以著其衰凡伯周卿尊視諸侯古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故戎起大

眾伐其師而執之與鄭伯伐取宋蔡衛三師于載相似彼主取師故書伐取此主執

凡伯故書以歸不言執言以歸殊王臣也諸家多言一人而曰伐若凡伯止一人踽

踽獨行然何夢夢也顧炎武云楚丘衛地非也其曰在濟陰城武縣西南則是也春

秋時為曹地齊魯南云城武依漢志晉志作成武阮元云宋本岳本作成武與水經

注所引合衡案小聘曰問天子使諸侯不言聘而言問者使卑而禮又略於諸侯也

凡伯王卿而來聘魯國戎又伐之於途以歸傳曰屬事比辭春秋之教也仲尼據實

書之而周室君臣失禮自致卑弱之意自見矣故傳載凡伯所以致禍以釋之不言

聘諸侯非禮者其義本明不待釋也凡伯有眾故曰伐事發於不意其眾不及陳故

不言戰曰伐曰以歸其敗而執之審矣故省文不言敗與執鄭風曰城于楚丘是楚

丘衛地願據出盧于曹之文以楚丘為曹地不知曹亦衛邑與楚丘相近若

是曹國衛人新敗渡河安能盧其地以安聚其民哉城岳本宗本作成是也

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堯則

赴以名註盟以名告神故堯**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註杜告亡者之

註終稱嗣位

註亦以名告同盟

之主嗣位之主當奉而不忘故安衡案本或脫稱字阮元云石經宗**謂之禮**

曰繼好好同則和親故曰息民註本岳本足利本終下有稱字是也

經此言凡例乃周公所制禮經也十一年不告之例又曰不書於策明禮經皆

當書於策仲尼脩春秋皆承策為經丘明之傳博采眾記故始開凡例特顯

此二句他**安衡案禮經猶言禮之大法禮本於安民結盟所以安民也故繼好息**

皆放此**註民謂之禮經杜以禮經為周公所制之凡例今考之經傳凡例有依**

先王之典者焉有出於仲尼新意者如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先王

豈談此典以開弑逆之源哉蓋周室東遷之後臣弑君子弑父無國無之而為之君

父者亦有以致之仲尼脩春秋舉先王之道以律之其君無道也乃稱君以正之曰

此非所以為君之道也然後世主知為君之道矣以此推之其出於仲尼新意審矣

說又互詳於**夏城中丘書不時也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

宜四年傳**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為宋討也**

註好先儒據之以為天子聘諸侯之禮今

註而宋與之盟公雖未絕宋憤

註今計獻詣公府卿寺

註今計獻詣公府卿寺

註今計獻詣公府卿寺

註今計獻詣公府卿寺

註今計獻詣公府卿寺

註今計獻詣公府卿寺

註今計獻詣公府卿寺

註今計獻詣公府卿寺

註今計獻詣公府卿寺

註今計獻詣公府卿寺

註今計獻詣公府卿寺

註今計獻詣公府卿寺

註今計獻詣公府卿寺

註今計獻詣公府卿寺

註今計獻詣公府卿寺

註今計獻詣公府卿寺

註今計獻詣公府卿寺

註今計獻詣公府卿寺

註今計獻詣公府卿寺

註今計獻詣公府卿寺

伯敗者單使無眾非戰陳也但言以歸安萬斯大云大行人云時聘以結諸侯之非執也楚丘衛地在濟陰城武縣西南註好先儒據之以為天子聘諸侯之禮今

考大宗伯及行人此文皆上連朝宗觀遇會同下承殷頌實指王見諸侯與見諸侯使為文則時聘謂諸侯聘天子非天子聘諸侯也穀梁傳云聘諸侯非正其言良是

然而天子使諸侯亦有之矣大行人又云間問以論諸侯之志是也不曰聘而曰問尊卑之別也儀禮所載聘禮邦交之聘也東遷王室既卑害禮傷尊聘問下列國

春秋因事書之以著其衰凡伯周卿尊視諸侯古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故我起大衆伐其師而執之與鄭伯伐取宋蔡衛三師于戴相似彼主取師故書伐取此主執

凡伯故書以歸不言執言以歸殊王臣也諸家多言一人而曰伐若凡伯止一人踽踽獨行然何夢夢也顧炎武云楚丘衛地非也其曰在濟陰城武縣西南則是也春

秋時為曹地齊召南云城武依漢志晉志作成武阮元云宋本岳本作成武與水經注所引合衡案小聘曰問天子使諸侯不言聘而言問者使卑而禮又略於諸侯也

凡伯王卿而來聘魯國我又伐之於途以歸傳曰屬事比辭春秋之教也仲尼據實書之而周室君臣失禮自致卑弱之意自見矣故傳載凡伯所以致禍以釋之不言

聘諸侯非禮者其義本明不待釋也凡伯有衆故曰伐事發於不意其衆不及陳故不言戰曰伐曰以歸其敗而執之審矣故省文不言敗與執鄭風曰城于楚丘是楚

丘衛地願據出盧于曹之文以楚丘為曹地不知曹亦衛邑與楚丘相近若是曹國衛人新敗渡河安能盧其地以安聚其民哉城岳本宗本作成是也

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杜盟以名告神故薨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杜告亡者之

註亦以名告同盟**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杜告亡者之

註杜**謂之禮**杜

註杜**經**杜

註杜**此二句他**杜

註杜**皆放此**杜

註杜**先王之典者焉有出於仲尼新意者如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先王**

註杜**豈設此典以開弑逆之源哉蓋周室東遷之後臣弑君子弑父無國無之而為之君**

註杜**父者亦有以致之仲尼脩春秋舉先王之道以律之其君無道也乃稱君以正之曰**

註杜**此非所以為君之道也然後世主知為君之道矣以此推之其出於仲尼新意審矣**

註杜**說又互詳於**杜

註杜**夏城中丘書不時也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杜

註杜**也**杜

註杜**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為宋討也**杜

杜公距宋而更與鄭平欲以鄭為援今鄭復與

宋盟故懼而伐邾欲以求宋故曰為宋討

安衛案六年鄭人來攻更前成

註而宋與之盟公雖未絕宋憤

使者失辭不肯出師援之恐二國合兵來伐故伐邾釋宋怨以自救傳詳序宿盟以

釋經書伐邾也如杜注魯既與鄭平而今鄭與宋盟可因鄭以親宋未足深懼何速

為伐邾

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

杜朝而發幣於公卿如

註今計獻詣公府卿寺

安王引之云發幣猶致幣也呂氏春秋報更篇因發酒於宣孟高誘注曰發猶致

註也周語劉康公聘于魯發幣於大夫晉羊舌肸聘于周發幣於大夫魯語賓發

三傳皆釋

卷之十一

三

幣於大夫義並同衛案賓問主國卿大夫有幣所謂發幣也主國卿大夫請饗之家請之賓詳見於儀禮聘禮

我伐之千楚丘以歸杜傳言凡伯陳及鄭平陳及鄭平杜六年鄭侵陳大獲今乃平十二月

陳五父如鄭泣盟杜注臨也壬申及鄭伯盟歆如忘杜志不在於歆血

正義云服虔云如而也臨歆而忘其盟載之辭言不精也惠棟云說文引云歆而忘

衡案正義載服說而駁之曰盟載之辭在於簡策祝史讀以告神非歆者自誦之何

言忘載辭也且忘否在心五父終不自言已志洩伯安知其忘而譏之是固然然服

為信載辭也如忘歆血不若歆而忘載辭之精當正義云如似遺忘物洩伯曰

是既非注意又遺服注言不精也四字而獨駁其忘盟載之辭非也

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杜洩伯鄭鄭良佐如陳泣盟杜良佐鄭大夫

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杜入其國觀其政治故總言之也皆為桓五年六年陳亂蔡人殺陳佗

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杜以忽有王寵故鄭伯許之乃成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杜垂衛地濟陰句陽縣東北有垂亭安衛案不言王者舊

於王故無月不言王所謂我猶及史之闕文也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杜宛鄭大夫不書氏未賜

瑗縣東南安衛案鄭伯私易泰山之邑茂王謀利故去使者之氏以貶之貶使者即

其使族以貶之傳意甚明杜云未賜族疎矣庚寅我入祊杜桓元年乃卒易祊田知夏六月

己亥蔡侯考父卒杜無傳衰六年傳曰祀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諸侯

以名赴其子亦所以繼好也蔡未與杜無傳元年宋魯大夫盟辛亥宿男卒杜于宿宿與盟也晉荀偃

隱盟蓋春秋前與惠公盟故赴以名杜于宿宿與盟也晉荀偃秋七月庚午宋公齊

侯衛侯盟于瓦屋杜齊侯尊宋使主會故宋八月葬蔡宣公杜無傳

而葬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杜莒人微者不嫌敵公侯故直稱

東莞縣北有邳鄉邳鄉西杜公不與小有公來山號曰邳來間螟杜無傳冬十有二月無駭卒杜公不與小

日卒而後賜杜無傳族故不書氏杜無傳

傳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註杜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

先相見註杜宋敬安衛案宋衛同伐鄭至七年秋宋獨與鄭平衛人益不平宋

幣請二字其意自明衛侯許之故遇于犬丘註杜犬丘垂也安衛案垂後

傳舉今名使人知垂為今犬丘凡經傳異名者後皆放此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

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註杜成王營王城

故賜周公許田以為魯國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焉鄭桓公周宣王之母

弟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鄭以天子不能復巡守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從

本國所近之宜恐魯以周公別廟為疑故云己廢泰山註安衛案鄭釋泰山之祀而

之祀而欲為魯祀周公孫辭以有求也許田近許之田註祀而祀周公則魯亦廢

周公在許之祀矣鄭蔑王魯輕祖其罪維均而經傳皆以鄭為文者註禮諱國惡立言之體不得不然予故云去族貶使者亦以貶魯也夏號公急

父始作卿士于周註杜周人於此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

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

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註杜鍼子陳大夫禮逆婦

故楚公子圍稱告莊共之廟鄭忽先註安衛案士昏禮無告祖之文是以此傳諸說

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註紛然賈逵以三月廟見為告祖鄭眾以配

為同牢食祖為後祭祖鄭玄以祖為被道之祭正義駁之是也夫婚姻合二姓之好

以繼祖宗其禮甚重不容不告祖蓋告祖在親迎前日納吉卜之祖廟則先祖亦既

知而許之矣今之告蓋特告將親迎其禮必略故昏禮不言也此傳遂承七年傳乃

成昏之文則忽自王所如陳矣必不得先告祖將配宜先告祖鍼子送女至鄭見忽

先配而翌日告祖故識之耳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

門之役禮也註杜會溫不書不以告也定國息民故曰禮也八月丙戌鄭伯

以齊人朝王禮也註杜言鄭伯不以號公得政而背王故禮之齊稱人略從國

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以成紀好也註杜二年紀莒盟于密為魯故又齊

侯使來告成三國註杜齊侯冬來告公使眾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

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註杜鳩集

無駭卒羽父請諡與族公問族於眾仲眾仲對曰天子建德註杜

立有德以因生以賜姓杜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謂若安王元云因其所生賜

為諸侯杜因生以賜姓杜辨由媯納故陳為媯姓註之姓也若夏吞蕞

而生則姓茲氏商吞燕子而生則姓子氏周履大人跡而生則姓姬氏衡

案舜姓姚初居媯納周武王因賜胡公姓媯合王杜二說賜姓之義始全昨之土

而命之氏杜報之以土而註命氏曰陳安陸祭云周語昨以天下韋昭曰昨祿也此云昨

元云文選陸士衡詩注引昨作祚土上有以字案昨註諸侯位卑不

者祚之俗衡案土上有以字似疑今本誤脫耳諸侯以字杜諸侯位卑不

臣因氏其為諡因以為族杜或便即先人之註安孫志祖云禮記檀弓魯哀

王父字為諡因以為族註諡稱以為族註公誅孔子鄭注云誅其行

以為諡也尼父因其字以為之諡明用左傳此語又云儀禮少牢饋食禮注云大夫

或因字為氏傳云魯無駭卒請諡與族公命之以字為展氏是也史記五帝本紀集

解引駭五經異義作諸侯以字為氏氏乃諡字轉寫之誤衡案諸侯以字為諡孔子

字仲尼哀公諡之曰尼父是也因仍也既以字為諡仍又以為族也羽父請諡與族

故眾仲言諡族皆用字之義非謂即用無駭之諡以為官有世功則有官族

其族也杜欲以字諡分屬於氏族字字絕句謬甚矣官有世功則有官族

邑亦如之杜謂取其舊官舊邑之稱八命以字為展氏杜諸侯之子稱

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安陸祭云劉敞曰此說非也無駭真公子展之

氏無駭公子展之孫故為展氏註孫當其繼大宗也賜氏久矣何待死而後賜

之哉且禮云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非謂死而後氏之也然則無駭固公孫羽父

請族者為無駭之子請也若公孫之子死然後賜族則無駭為終身無氏矣今案劉

說得之中井積德云公子展無旁證恐訓詁家之杜撰矣且既曰公子展則展是名

非字傳遜以展為無駭之字理或然衡案經再書無駭皆不書氏是無駭終身無氏

矣公子之孫以王父字為氏禮有明文但當時禮制廢壞魯亦不知有此禮觀公問

於眾仲可見矣然人未有不稱氏者無駭既不賜氏蓋生時稱公孫後世有公孫氏

者蓋其類也仲尼脩春秋以其非禮削而不書耳無駭公子展之孫杜蓋據世本而

知之但當作公子子展以子字重出誤脫一字耳如今本展之為名誰不知之傳云

公命以字為展氏杜豈不知而舉王父之名以實之哉若以展為無駭之字是直以

父字為族矣謬妄可笑又案上文云請諡與族而此云為展氏是氏族同也然對文

則別如季孫孟孫叔孫是氏也而同稱三桓是族也

經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杜無傳南季天子大註夫也南氏季字也

本或作子非也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杜三月今扶卒杜無

扶魯大夫夏城郎秋七月冬公會齊侯于防杜防魯地在琅安阮元

未賜族文合衡案琅邪郡名非縣有華字是也註邪華縣東南註云宋

傳九年春王二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杜書癸酉註始雨日庚辰大

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杜夏之正月微陽始出未可震電既凡雨自

註震電又不當大雨雪故皆為時失

三日以往為霖

杜此解經書霖也而

平地尺為大雪夏城郎書不

時也宋公不王

杜不共

安王念孫云諸侯見於天子曰王王之言往也往

經傳言王有謂朝者焉有謂聘者焉有謂世見者焉有謂共事職者焉當鄭伯為

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邪之役怒公不告命

杜入

在五年公以七年伐邪欲

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

杜

遣使致王命也伐宋

未得志故復更告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北戎侵鄭鄭伯禦

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

杜徒步兵也

公子突曰使勇

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

杜公子突鄭厲公也嘗試也

君為三覆以

待之

杜覆伏

我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

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

杜逞解也安林堯叟云逞快也焦循云逞訓解本方言也杜於他處逞字皆訓快

為快故亦以解訓之以為可以解免齊楚之同我也此北戎侵鄭鄭伯患之則公子

突以為可逞亦以為為可以解免北戎之患也衡案得心所欲謂之逞傳曰群不逞之

徒乃群不得心所欲之徒也凡人得心所欲則其心快訓快是也知難而有備臨難

可以得心所欲故云乃可以逞先者速奔後者不救我可以得心所欲故云乃可以

逞二逞訓快極為穩當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

夫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

杜為三部伏兵祝聃帥勇而無剛者先犯我而

速奔以過二伏兵至後伏兵起我還走祝聃

反逐之戎前後及中三處

我師大奔

杜後駐軍不

安衡案此注不可通疑

人之前遇覆者奔是戎先隊既奔矣而此又云戎師大奔是後隊

亦奔矣故杜解之云後駐軍不復繼者今本者誤也遂不可讀

十一月甲寅

鄭人大敗戎師

杜此皆春秋時事雖經無正文所謂必廣記而備言之

衡案公子突雄傑又居巖邑遂使昭公

經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杜傳言正月會癸丑盟釋

例推經傳日月癸丑是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杜公會二國之君疾其專進

故去氏齊鄭以公不至故亦更使微者從之伐宋

安衡案傳明言羽父先會齊侯

不言及明專行非鄭之謀也及例在宣七年

註鄭伯則翬所會者二國之君

正二月二十六日

知經二月誤

三專屏屏

三

會伐聯文則其伐宋亦與二君俱矣而經書人者先期與魯臣伐宋所為輕易不類人君故貶而稱人傳欲明經意故改鞏書羽父改齊人鄭人書齊侯鄭伯意謂經不獨罪鞏并貶齊鄭二國之君提耳亦勤矣而杜猶不喻謂齊鄭更使微者從之何其夢夢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齊鄭後期故公獨敗宋師書敗宋未陳也敗例在莊十一年菅宋地 辛未取郕辛巳取防 杜鄭後至得郕防二邑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 歸功于魯故書取明不用師徒也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郕城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

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杜三國伐戴鄭伯因其不和伐而取之書伐用師也書取克之易也載國今陳留外黃縣東南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此本正義並作載是也衛案釋文載亦誤戴今訂正阮云此本謂其所據士行本

傳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鄧為師期 尋九年會于防謀伐宋也公既會而盟盟不書非後也蓋公遷告會而不告盟鄭魯地

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 杜言先會明非公本不書會而衛案傳并釋齊鄭書人杜不能通

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 杜老桃故公往而會之會者如羽父先會齊

會不書不告於廟也老桃宋地六月 杜老桃故公往而會之會者如羽父先會齊

侯鄭伯之會十一年傳又云公會齊侯鄭伯伐許非別行會禮故經不書戊申在壬戌前十四日辛巳在壬戌後十八日戊申辛巳相距三十三日不得在

壬戌公敗 當作戊午戊午壬戌前四日據此傳齊侯鄭伯先在宋地非後師期也杜解經齊人鄭人為微者又以此會為會盟之會故言後期耳

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郕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 杜壬戌六月七日庚午十五日庚辰二十五日鄭伯後期而公獨敗宋師故鄭頻獨進兵以入郕防入而不有命魯取之推功上魯讓以自督不有其

君于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以成鄭志善之也 安惠棟云爾雅釋詁庭直也謂諸侯之不直者衛案下之事

庭 杜下之事上皆 杜成禮於庭中 杜上亦成禮於上但僅籠皮馬之屬則陳之於庭不庭即上

文不王宋公不共王職故云討不庭非討其不朝也直者徒然故庭訓直是別一義注讀如字是也 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

之體也 杜勞者叙其勤以答之諸侯相朝禮之以饗餼謂蔡人衛人鄭人

不會王命 杜不伐 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郕猶在郕 杜鄭師還駐

宋人衛人入鄭 杜宋衛奇兵 蔡人從之伐戴 杜從宋備

八月壬 杜從宋備

八月壬

八月壬

成鄭伯圍戴季之取三師焉

杜三國之軍在戴故鄭伯合宋衛

既入鄭而以伐戴名蔡人

杜伐戴乃蔡人怒故不和而敗

杜言

取之安衛案傳言兵勝在易也註和而不在衆也

九月戊寅鄭伯入宋

杜報入鄭也九月無戊寅八月二十四

冬齊人入郕討違王命也

經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杜諸侯相朝例在文十五年

夏公會鄭伯于

時來

杜時來和也獲陽縣東有獲城鄭地也

秋七月壬午公會齊侯鄭伯人許

杜與謀曰及還使許叔居之故不言滅也許潁川

或作榮若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杜實殺者薨又不地註安衛案書薨許國惡

凡公薨皆書地慎終也

傳三十三年書公薨于小寢傳云就安是也自此禮不行宦

官官妾有矯逆命以行其私者甚焉至易國儲聖人設禮以防患於未萌可謂深矣

夫人薨不地處內其常又無社稷宗廟之責也其不合終者公不地夫人則地之以見其實非薨魯君見弑者三公唯桓桓於外故變文書薨于齊以罪襄公餘皆不地

夫人則傳元年書夫人姜氏薨于夷是也所謂後而顯是也傳既薨于小寢為就安則不地者之非令終可得而推矣故具其實於序事中不復釋地與不地之義凡

經意可推者例皆如此杜云史策所譏淺矣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

杜薛魯國

安正義服虔云爭薛

侯曰我先封

杜薛祖奚仲夏所註封在周之前

滕侯曰我周之下正也

杜下正卜官之長

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

杜庶姓非周註之同姓

安正義周禮司儀職云詔王儀註南鄉見諸侯上揖庶姓時揖

異姓天揖同姓鄭玄云庶姓無親者也異姓昏姻者也

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

寡人

安王引之云爾雅曰在存也存問之也周官大行人歲徧存三歲徧頌五歲之也又成四年傳曰君若辱在寡人裏三十一年傳曰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昭二十八年傳曰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吳語曰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並

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

安惠棟云爾雅釋器木謂之度亦註作則廣雅云則分也陳樹華云

爾雅釋器注引傳度作劇衡案爾雅云象謂之楛角謂之鬻犀謂之割木謂之劇玉謂之雕郭注云皆治樸之名則說文訓判廣雅訓介皆分割之義也釋文度大洛反

益唐初本既作度陸讀為量度之義非也

賓有禮主則擇之

杜擇所宜

周之宗盟異姓為

後

杜盟載書皆先同註姓例在定四集

安正義賈逵以宗為尊服虔以宗盟為同宗之盟孫毓以註為宗伯屬官掌作盟詛之載辭故曰宗盟杜無明解盟

之尊卑自有定法不得言尊盟也周禮司盟之官乃是司寇之屬非宗伯也唯服之言得其旨矣而孫毓難服云同宗之盟則無與異姓何論先後若通共同盟則何稱於宗斯不然矣天子之盟諸侯令其共獎王室未聞離逃異姓獨與同宗者也但周人貴親先叙同姓以其篤於宗族是故謂之宗盟衡案詳味不敢與諸任齒之言正義是也 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 薛任姓也 齒列也 君若辱貶寡人

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夏公會鄭伯于邾謀伐

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 杜大宮鄭祖廟 公孫閱與

賴考叔爭車 杜公孫閱鄭大夫 賴考叔挾輶以走 杜輶車也 子都拔棘以

逐之 杜子都公孫閱 安衡案棘戰古音同音同 及大達弗及子都怒 杜

遼道方 安正義爾雅釋丘云九達謂之軌說爾雅者皆以為四道交出也衡案劉說是也 秋七月

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 杜傅於許 安衡案傅附也凡言傅

賴考叔取鄭伯之旗登孤以先登 杜登孤登 周麾而呼曰君登矣

顛 杜顛隊 假叔盈又以登孤登 杜假叔盈 周麾而呼曰君登矣

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 杜奔不書兵亂道 杜逃未知所在

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 杜不共 杜不共

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

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 杜許叔許莊公之弟東偏東鄙也 曰

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 杜借手于我寡人 杜德之人以討

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 杜父兄同姓群臣 安王念孫云杜訓共為給億

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餽其口於四方 杜弟共叔段也餽 杜齎也段出奔在

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

也佐吾子 杜獲鄭大夫 若寡人得沒于地 杜以壽 天其以禮悔

禍于許 杜言天加禮於許而悔禍之 無寧效許公復奉其社稷 杜無寧寧也 杜效此也

為安給與安各為一意則文不相屬今案共字當讀去聲共億猶今人言相安也衡案給其匱乏以安之義本可通王說及鑿其敢以許自為

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杜註曰告也婦之父曰昏重昏曰媾其能降以相從也杜註

無滋他族實偏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

亡之不暇而況能禮祀許乎杜註潔齊以享謂之禮祀謂許山川之祀寡人之使吾子

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杜註圍邊乃使公孫獲處

許西邊曰凡而器用財賄無真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

邑於此杜註此今河南新鄭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杜註

胤也杜註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胤繼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

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

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杜註刑法也度德而處之量方而行之

相時而動無累後人杜註我死乃去法之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獵

行出犬雞以詛射類考叔者杜註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行行亦卒之行類疾射類考叔者故令卒及行間皆詛之

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杜註大臣不睦又不邪而詛之將何益矣王

取鄆劉杜註二邑在河南緱氏縣西為邪之田于鄭

鄭人蘇忿生之田杜註蘇忿生周武王温原

在野王杜註一名陽樊野王隈邠

縣西南有盟杜註今盟州

今懷縣凡十二邑皆蘇忿生之杜註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怒而

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已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里不亦

田橫茅隴屬及郡餘皆屬河內

杜註今懷縣凡十二邑皆蘇忿生之

杜註今盟

杜註今孟

杜註今州

寡

杜蘇氏叛王十二邑王所不能

安衡案十二邑多在河北王室微弱力不

註有為桓五年從王伐鄭張本

以自便焉傳言蘇忿生之田者原其始也若蘇氏叛王傳當言其人與事必不遠稱

為武王司寇者也杜云蘇氏叛王者據傳十年傳蘇氏叛王即狄之文也然傳十年

去此年在六十二年鄭息有違言

註杜以言語相違恨

安釋文鄭音息本又作息阮元

之後此時未必叛也

註云說文云鄭姬姓之國在淮

北今汝南新鄭

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

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

親杜鄭息同不徵辭不察有罪

註杜以審曲直不宜輕鬪犯五不

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

書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

師出臧否亦如之

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

不書于策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

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

使營菟裘吾將老焉

公子桓公而請殺之

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

鄭人

囚諸尹氏

尹氏歸而立其主

十一月公祭鐘巫齊于社圃

館于為氏

辰羽父使賊弑公子為氏立桓公而討為氏有死者

云雖及滅國也注互言本多作互告阮

元云宋本淳熙本岳本作互言今從之

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則魯之三卿無大宰也羽父名見於經已見卿矣而復求

大宰蓋欲令魯特置此官以榮也耳衛案天子六卿大宰總政大國三卿而各有兼

職故雖不置大宰亦稱總政者為

大宰耳鄭康成云司徒兼冢宰

位

使營菟裘吾將老焉

杜菟裘魯邑在泰山梁父縣南

註不欲復居魯朝故別營外邑

羽父懼及譖

公子桓公而請殺之

安衡案羽父請殺大子以求官賊心極矣隱公性緩禁

註而不誅所以及禍也傳詳記之以戒後世人君仁而

無斷

者也

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

杜內諱獲故言

註止狐壤鄭地

鄭人

囚諸尹氏

杜主尹氏

遂與

尹氏歸而立其主

杜立鍾巫

註安衡案尹本或作鄭非今從足利本唐石經

及按勘記所引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

十一月公祭鐘巫齊于社圃

杜社圃

註園名

館于為氏

杜館舍也為

士

杜欲以弑君

之罪加焉

辰羽父使賊弑公子為氏立桓公而討為氏有死者

杜欲以弑君

之罪加焉

氏而復不能正法誅
安顧炎武云言非有名位之人蓋敬者爾如司馬昭族成濟
之傳言進退無據
註之類衛紫有死者言爲氏之家有一二死於兵者焉傳只
三字序而不論而賦臣欺慢之心究
註杜桓弑隱篡立
然如畫妙矣傳言此者釋經不地也
不書葬不成喪也
註杜桓弑隱篡立
故葬禮不成

左傳輯釋卷一終

134
213

134
21
263

東 京 一 圖 書 館

二 一 冊	二 六 九 號	五 九 架	加 三 七 函	和 書 門 類
-------------	------------------	-------------	------------------	------------------

石 川 齋 點

左 傳 輯 釋

貳

左傳輯釋卷二

日南安井衡著

桓公

安名執惠公適子諡
註法辟土服遠曰桓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註杜嗣子位定於初喪而改元必須踰年者繼父之業成父之志不忍有變於中年也諸侯每

首歲必有禮於廟諸遭喪繼位者因此而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亦書
即位之事於策桓公篡立而用常禮欲自同於遭喪繼位者釋例論之備矣
註安萬

大去踰年即位此衰世之事非先王之禮案周書乙丑成王崩癸酉康王麻冕黼裳
受同瑁見諸侯此世子定君位明繼體以示天下之有主也公羊所謂緣臣民之心
不可一日無君也既定位即反喪服宅憂諒闇不稱王而稱子公羊所謂緣始終之
義一年不二君也明年正月乃改元正始公羊所謂不可曠年無君也三年之內百

官總己以聽家宰既免喪乃即位稱王以親政事公羊所謂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
忍當也以此推之諸侯嗣世約略相同而無踰年改元之事三年喪畢以士服入見
天子受爵命乃即位稱公以臨臣民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自虎通曰天

子諸侯三年即位終始之義乃備此不易之論也東遷之後諸侯放恣王親受命之
禮不修三年之喪亦廢類皆踰年即位稱公預會盟征伐之事史官因其即位而書
之夫子存而不削隱著其無父無君之罪也公羊云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

之踰年即位也此就春秋言之也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
稱子也此則合於禮矣衡案春秋不書即位者四公傳於隱云攝也註云文姜出故

三傳身釋

夫

也閔云亂故也傳云公出故也是四公皆逢變故心有所不悅故不敢當即位之禮以禮先君及國人故史亦不書即位以明其心無他桓與弒君之謀自謂正嫡嗣位固其宜也是以公然行即位之禮經於去年隱薨不言薨地以明其不令終此年書公即位以明其與弒逆之謀其旨嚴矣傳不釋者去年詳序為氏之事其義可知也萬斯大云踰年即位衰世之事非先王之禮因引周書顧命證之然康王受同瑁見諸侯是其位既定矣但是年屬成王其所行皆成王餘事大宰代行之明年不即位是曠年無君故正月行即位之禮仍復反喪服三年不言者非不即位特不除喪耳定公以六月即位昭公之喪未還也然經亦書元年春王三月雖六月即位不以嗣公即位之春屬之先公以此推之踰年即位乃禮之正非衰世之法也萬又云諸侯嗣世約略與天子同而無踰年改元之事三年喪畢以士服入見天子受爵命乃即位稱公以臨臣民未賜爵視天子元士以君其國是執後世法以議古禮也古者年號未立所重在正朔而不在年故經先書元年春而後言王諸叛王者亦云不奉正朔而不言不奉元其義孔明若諸侯不宜自稱元於其國仲尼當正其失不宜順其非而成之今經傳不言其非而據已所見以議古經可謂亂道之甚者矣諸侯象賢無大故未有不得嗣其位者故世子與會盟之事執王帛從諸侯之後禮視附庸即未受王命無服士服入見天子之理也天子之元士亦視附庸然其相待之禮則然其服之與事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夏四月丁未

公及鄭伯盟于越

杜公以篡立而修好於鄭鄭因而迎之成禮於垂終易二其非禮故以璧假為文時之所隱秋大水杜書災也傳例曰凡冬十月

元年春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枋田

杜魯不宜聽

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枋故也

杜魯不宜聽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

越結枋成也

杜結成易二田之事也傳與鄭平也傳獨言枋者桓公欲得

盟曰渝盟無享國

杜渝變也安正義傳載盟辭者以易

秋大水凡平原出水為大水

杜廣平

冬鄭伯拜盟

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

自逆而送之曰美而豔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杜稱

杜鄭伯若自來則經不書若遣使則

杜

以弒罪在督也。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闈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

先字而後名，祭仲是也。鄭有子孔，名嘉，說文曰：孔，乙子，乙請子之鳥也。乙至而得子，嘉美之也。古人名嘉，字子孔，說文此訓，蓋指宋鄭兩大夫，故先儒皆謂善孔父而書字，杜輒為異說，不可從也。衛案古人先字而後名，不必他求，元年傳云：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此經云：宋督弒其君與夷，是華父字督，名明甚，以例孔父嘉則孔父之為字，彰彰乎明矣。唯字也，故其孫以為氏，若是名在禮，當諱，安得以為氏哉？孔父華父，此年姓出而杜不能參考以辨之，何其憤憤也。

朝 無傳，隱十一年稱侯，今安萬斯大云：春秋諸侯始稱侯，而後稱子者，滕也。子者，祀也。先儒說此經不一，以為時王黜之者，杜元凱也。以為滕子在喪者，趙伯循也。以為後屬楚而夷之者，程叔子也。胡文定則謂首朝弒逆，故降稱子，以狄之孫明復程可久則謂國小貢薄，自貶其爵，以成禮，愚就加權衡，杜說為近。夫天子之命討一也，周室雖衰，稽之經傳，錫命猶行于列國，即如二邾，初皆稱字，後乃稱子，皆以王命進之，既王能命之，而使進，獨不能貶之而使降乎？縱不能行之齊晉諸大國，獨不能行之滕薛一二小邦乎？家則堂謂王綱已頹，陟者有之，未聞其能黜亦已過矣。衡案萬說是也。今考之國風，鄭唐無衣及秦車鄰，駟鐵皆斷於王命，國風發於情而止於禮，若王命不行於列國，豈至虛序其意而顯之諷詠哉？春秋之初，王師伐鄭，又助曲沃伐翼，立翼侯以伐曲沃，而諸侯之師以不王伐宋，石碯亦曰：王觀為可是周室東遷之初，猶有可為之勢，其能黜陟諸侯，何足疑哉？特王所為動乖其道，故終於不振。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秋七月杞侯來朝。

公及我盟于唐，冬公至自

唐。

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

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

君會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

其指斥故遠言始與齊陳鄭為會之本意也。傳言為賂故立華氏，明經本書平宋亂為公諱，諱在受賂立華氏也。猶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所謂婉而成章，督未死而賜族督之。

安陸察云：此言立華氏，蓋記者追書之辭。若僖伯稱滅耳，非未死賜族也。妄也。註：衛案督字華父，其孫以字為氏，故為華氏。華氏既立，追書之辭，不得不

欲以平之。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宋以鼎賂公，故始欲平宋之亂，終於受賂。

也。始欲平宋之亂，終於受賂。故備書之。戊申五月十日。秋七月杞侯來朝。註：公即位，而來朝。安李惇云：桓左傳經同，二年及十二年作紀侯，公羊經則三處皆作紀侯，謹案紀侯辭，杞則春秋初年已稱伯，後更稱子，此三年杞侯皆紀侯之誤。當以蔡侯鄭伯會于鄆。註：杜公羊經為正，程子曰：自紀滅後，經不復稱杞侯矣。諒哉。

穎川鄆陵縣。九月入杞。註：杜不稱主帥，微者。公及我盟于唐，冬公至自唐。註：杜傳例曰：告于廟也。特相會，故致地也。凡公行還，不書至者。註：皆不告廟也。隱不書至，謙不敢自同於正君書勞策勳。

傳：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雖有君，若無也。故先書弒其

君會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註：杜經稱平宋亂者，蓋以魯君受賂立華氏，貪縱之甚惡。

其指斥故遠言始與齊陳鄭為會之本意也。傳言為賂故立華氏，明經本書平宋亂為公諱，諱在受賂立華氏也。猶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所謂婉而成章，督未死而賜族督之。

安陸察云：此言立華氏，蓋記者追書之辭。若僖伯稱滅耳，非未死賜族也。妄也。註：衛案督字華父，其孫以字為氏，故為華氏。華氏既立，追書之辭，不得不

其指斥故遠言始與齊陳鄭為會之本意也。傳言為賂故立華氏，明經本書平宋亂為公諱，諱在受賂立華氏也。猶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所謂婉而成章，督未死而賜族督之。

安陸察云：此言立華氏，蓋記者追書之辭。若僖伯稱滅耳，非未死賜族也。妄也。註：衛案督字華父，其孫以字為氏，故為華氏。華氏既立，追書之辭，不得不

言華氏矣閱二年傳成季之將生也卜楚丘之父卜之曰
季氏亡則魯不昌杜亦為季友未生而賜族采不思甚矣
宋殤公立十年十
一戰杜殤公以隱四年立十
戰皆在隱公世
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大宰故

因民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杜言公之數戰則司
馬使爾嘉孔父字安衡案傳釋

因原禍之所由起以戒後世為君臣者良史之筆固當如此清焦循惡杜預不取孔
父謂杜黨司馬氏假傳文以掩其惡遂以此傳為三國志文司馬懿罪之類夫杜預
晉室功臣又尚公主其黨司馬氏則固有之宋督何人而左氏乃黨之於二百年之
後乎已不能讀古文而橫誣良史以為黨惡可謂無忌憚之甚矣其說載在春秋左
傳補疏文

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杜莊
長不錄
公子馮也陰三年出居于
鄭馮入宋不書不告也安衡案隱四年傳云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
四年春杜偶失考
以部大鼎賂公杜部國所造器也故繫名於部
說詳於隱四年

取部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杜臧哀伯魯
魯既獲其地因反其子孫如取須
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夏四月

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

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杜以茅飾屋著儉也清
蓋或草或瓦傳言清廟茅屋其屋必用茅也但用茅覆屋更無他文明堂位曰山飾
藻枕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其飾備物盡文
不應以茅為覆得有茅者杜云以茅飾屋著儉也以茅飾之而已非謂多用其茅總
為覆蓋猶童子垂髮及蔽膝之屬示其存告耳衡案清廟用茅葺屋猶大路結草為
席若為瓦屋飾萊則大羹不和菜食不鑿亦供而不飲食乎備物中存至儉
聖人敬神重古之道備矣故下文結之曰昭其儉也注疏傳外生義非也

越席杜大路玉路祀天
字書作越越蓋即
迺通於括結也
大羹不致杜大羹肉汁
菜食不鑿杜黍稷曰菜

昭其儉也杜此四者
衮冕黻珽杜衮畫衣也

安阮元云釋文云鑿字林作穀云糲米一斛春為八斗說文穀字亦云一斛春為
八斗也淮南主術訓作菜食不穀玉篇鑿字下引傳作菜食不鑿陳樹華云鑿
為鑿蓋古字假借衡案案
從禾本或从米作案非

也蓋以木為幹而用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其長短廣狹則經傳無文阮誌
三禮圖漢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沈引董巴輿服志

正傳車彩

云廣七寸長尺二寸應邵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沈又云廣八寸長尺六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長尺二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寸長八寸者大夫之冕但古禮殘缺未
 知孰是故備載焉鄭玄注弁師云天子充冕以五采纁前後各十二旒旒有五采玉
 十有二驚冕前後九旒纁冕前後七旒希冕前後五旒玄冕前後三旒旒皆五采玉
 於驕於欲令位彌高而志彌下故制此服令貴者下賤也黻鞞制同而名異祭服他
 服之異耳玉藻曰鞞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鄭玄云
 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衡案冕施板
 於弁上大夫以上服之凡制度之器服天子以十二為數其廣八寸長尺二寸者
 蓋天子之冕禮登降有數則不得以下皆同諸侯大夫必以次短狹其數未聞

帶裳幅舄

杜帶革帶也衣下曰裳幅
 註若今行滕者舄履履

安正義下有繫是紳帶知此帶為革帶
 註詩云邪幅在下毛傳曰幅偏也所以

自偏束也鄭箋云邪幅如今行滕也偏束其脛自足至膝滕訓緘也然則行而緘足
 故名行滕邪纁策之故名邪幅舄者屨之小別鄭玄周禮屨人注云復下曰舄禪下
 曰屨然則舄之與屨下有禪復
 衡紃紃紃
 註杜衡維持冠者紃冠之垂者紃
 安
 正義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追衡笄鄭司農云衡維持冠者鄭玄云祭服有衡垂
 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紃縣瑱彼婦人祭服有衡則男子首服亦然紃者縣瑱之
 繩垂於冠之兩旁魯語敬姜曰王后親織玄紃則紃必織線為之若今之條繩紃纁
 皆以組為之所以結冠於人首也纁用兩組屬之於兩旁結之於領下垂其餘也紃
 用一組從下屈而上屬之於兩旁垂其餘也鄭士冠禮注云有笄者屈組為紃垂為
 飾無笄者纁而結其條以其有笄者用紃力少故從下而上屬之無笄者用纁力多

故從上而下結之魯語稱公侯夫人織紃知紃亦織而為之冕
 以木為幹以玄布衣其上謂之紃案鄭追師注唯祭服有衡
 昭其度也
 註杜

尊卑各

藻率鞞鞞

杜藻率以韋為之所以藉玉也王五采公侯
 註伯三采子男二采鞞佩刀削上飾鞞下飾

安正義禮
 之言藻

其文雖多典瑞大行人聘禮觀禮皆單言纁或云纁藉未有言藻率者故服虔以藻
 為畫藻率為刷巾杜以藻率為一物者以拭物之中無名率者服言禮有刷巾事無
 所出鞞鞞二名明飾有上下先鞞後鞞故知鞞為上飾鞞為下飾劉君以毛詩傳下
 曰鞞上曰鞞而規杜氏但鞞鞞或上或下俱是無正文不可以規杜過也陸祭云戴
 侗曰杜解藻率之義非也記曰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又曰士練帶率下辟
 凡帶有率無絨功藻五采也藻率者以五采率帶也下云鞞鞞蓋與帶相屬按戴說
 是也又按鞞刀室也鞞通作鞞詩小雅鞞鞞有秘毛傳云鞞容刀鞞也鞞上飾秘下
 飾至大雅鞞鞞容刀傳則云下曰鞞上曰鞞已自小差今杜反之其誤滋甚馬宗建
 云詩鞞鞞毛傳云下曰鞞上曰鞞言德有度數也正義云鞞者刀鞞之名鞞者鞞上
 飾下不言其飾指鞞之體故曰下曰鞞左傳正義由從杜解云飾有上下先鞞後鞞
 故知鞞上飾鞞下飾顯與毛傳正義相背劉光伯以毛傳規杜甚當衡案上文充冕
 鞞鞞帶裳幅舄下文鞞屬游纁火龍黼黻皆一字一物則藻率鞞鞞亦必一字一物
 藻注所以藉至是也率率同密緝帶而邊也玉藻曰士緇辟二寸再緇四寸凡帶有
 率無絨功注云凡帶有司之帶也亦率之如士帶矣無絨功則不鞞之士雖率帶裸
 亦用箴功凡帶不鞞下士也凡帶制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
 辟垂士練帶率下辟鄭康成讀辟為鞞謂以緇采飾帶側凡帶無鞞則有鞞大夫雖
 不言率唯辟其垂則其餘亦鞞也此言率以明辟故云昭其數也鞞鞞當以毛傳為
 正至大雅毛傳下曰鞞上曰鞞毛詩正義釋之云下不言其飾指鞞之體故曰下曰

鞞是也。擊厲游纓。

杜擊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昭其數也。杜鞞游旌旗之游纓在馬膺前如索羣。杜鞞

各有數。火龍黼黻。

杜火畫火也。龍畫龍也。白與黑謂之黼。而巳相戾。安正義考工記記

以圓。鄭司農云。為圓形。似

昭其文也。杜以文章明貴賤。五色比象。昭其物也。杜錫在馬額。和

火也。鄭玄云。形如半環然。

錫鸞和鈴。昭其聲也。杜錫在馬額。和

杜車服器械之有五色。皆以此象

皆在旂動。安正義。錫在馬額。鈴在旂。先儒更無異說。其鸞和所在。則舊說不同。毛

記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則衡之所容。唯兩服馬耳。詩辭每言八鸞。當謂馬有二鸞

鸞若在衡。衡唯兩馬安得置八鸞乎。以此知鸞必在鑣。衡案周禮疏引韓詩云。升車

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鸞在鑣。故馬動先鳴。和若在衡。其鳴亦

當同時。今云鸞鳴而和應。其在軾前審矣。其名和蓋取於與鸞相應和也。三辰旂

旗。昭其明也。

杜三辰日月星也。畫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杜登

謂上下安王引之云。登降以數言之。非以位言之也。登謂增其數。降謂減其數也。

廣雅。辟滅也。辟與降同。襄二十六年傳。自上以下。降殺以兩。是增謂之登。減謂之降

也。登降有數者。藻有五采。三采二采。存有十二。旂九旂。七旂。五旂。纓有十二。就九就

七。就五。就尊者。增其數。卑者。減其數也。杜注未得傳意。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

安衡案臨照本或作照。臨。今

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

德立違。

杜謂立華督也。又云。違邪也。王念孫云。違邪也。與回邪之回聲近

而義同。立違謂立姦回之臣。上文曰。昭德塞違。下文曰。昭違亂之。路器於大廟。又曰

君違不忘諫之。以德是違為邪也。故下文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六年傳曰。上下

皆有嘉德。而無違心。謂無邪心也。襄二十六年傳曰。正其違。而治其煩。謂正其邪也。

昭二十年傳曰。動無違事。謂無邪事也。二十六年傳曰。君無違德。謂無邪德也。周語

曰。動匱百姓。以逞其違。晉語曰。若有違質。教將不入。韋注並曰。違邪也。滅德立違。與

昭德塞違。正相反。則違非違命之謂也。華督之事。豈止於違命而已乎。衡案堯典。靜

言庸違。真古文尚書作靖。言庸回。是違與回

擊近而義通。回邪義同。故韋訓邪。陸王得之。而實其路器於大廟。以明示

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

賂章也。部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杜九鼎

受夏九鼎也。武王克商。乃營雒邑。而後去之。又遷九鼎焉。時但營雒邑。未有都

義。城至周公乃卒營雒邑。謂之王城。即今河南城也。故傳曰。成王定鼎于郊。鄭

士猶或非之。杜蓋伯夷

安陸粲云。班史王貢傳云。武王伐紂。遷九鼎於雒邑

諸趙與昔云。陳同甫謂義士即尚書所謂頑民者。由周而言。則為頑民。由商而言。則

為義士矣。非謂伯夷之屬也。衡案此義士。泛指當時知義者。故云。或非之也。為夷齊

為義士矣。非謂伯夷之屬也。衡案此義士。泛指當時知義者。故云。或非之也。為夷齊

為義士矣。非謂伯夷之屬也。衡案此義士。泛指當時知義者。故云。或非之也。為夷齊

為義士矣。非謂伯夷之屬也。衡案此義士。泛指當時知義者。故云。或非之也。為夷齊

為義士矣。非謂伯夷之屬也。衡案此義士。泛指當時知義者。故云。或非之也。為夷齊

固非為頑民更失於奇僻不可從也而况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

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也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蔡侯鄭伯會于鄧

始懼楚也註杜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楚武王始僭號稱王欲害中國蔡鄭姬姓近楚故懼而會謀九月入杞討

不敬也公及我盟于唐修舊好也註杜惠隱之好冬公至自唐告于廟

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勲焉禮也註杜爵飲酒器也既飲置爵則

書勲勞於策言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註杜特相會公與一國會也會速紀有功也

為主兩讓會事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註杜成會初晉不成故但書地

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註杜條晉地太子文

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註杜桓叔也西河界休縣南有怨相仇

註安正義案周本紀宣王三十九年王與姜戎戰于千畝取此戰事以為子名也顧曰括地志云千畝在晉州岳陽縣北九十里馬宗璉云案郡國志太原介休有千畝

聚劉昭言晉為千畝之戰在縣南括地志謂晉千畝在岳陽甚當齊召南云史記晉世家及年表穆侯七年伐條生太子仇周宣王之二十三年也穆侯十年伐千畝有

功生少子名曰成師宣王之二十六年也與王師敗績于千畝本不同依周本紀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距晉穆侯戰千畝時又隔十三年且晉戰而捷故以成師

名子若王師敗績晉安得言有功乎疏文不據晉世家而據周本紀誤牽王室後事為晉國前事謬矣衡案千畝之戰顧

馬得地齊得其事合一說其義始全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註杜師服

夫名以制義註杜名之必義以出禮註杜禮從禮以體政註杜禮成

註安衡案政以禮為體然後百事立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

則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註杜自古有今君命太子曰

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註杜穆侯愛少子桓叔俱取於戰以為

必盛於晉以傾宗國故因名以諷諫安衡案子生三月父孩而名之是時愛惡未見師服何以知穆

敗而其言音中故傳載之以示名亦不可不慎耳杜嫌其涉機祥故以為諷諫然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凡事乃亦有然者焉閔元年晉賜畢萬魏下偃

左傳卷之二十一

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亦此類也。蓋古有其術而警史卜筮之徒傳之。故曰我非警史。安知天道。未可以己不能知而遽疑之。且此師服私自評論耳。非師以為諷諫又非。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

惠公也。晉文侯卒。子昭侯元年。靖侯之孫欒賓傳之。杜靖侯桓叔之高祖父。危不自安。封成師為曲沃伯。

想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

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

貳宗。適子為小宗。次者為貳宗。乃二君一民之道。非所以敬祖尊宗也。夫宗法止於大夫。雖小宗亦有為大

則非矣。衡案陸前說是也。周人重宗法。欲其歸於一也。若大小宗之外。更立族人以夫者。然大夫有貳宗。舉常法而言之。則其為大宗可知矣。大夫既為大宗。則貳宗自

是。小宗况經傳不言大小宗之外。別有貳宗。蓋杜陸並未悉宗法。取諸臆而言之。其

耳。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庶人無復尊卑。以親疏為分別也。衰殺也。安中并積德云。分親謂分財異居者。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

無覲覲。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諸侯而在。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潘父晉大

文侯。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弑孝

侯。翼人立其弟鄂侯。生哀侯。鄂侯以隱五年奔隨。其

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經之首時必書王。明此歷天之所

書王。贏齊邑。安正義劉炫云。天王失不班歷。經不書王。乃是國之大事。何得傳無

今泰山贏縣。註異文。又昭二十三年以後。王室有子朝之亂。經皆書王。豈是王室

猶能班歷。又襄二十七年。再失閏。杜云。魯之司歷。頓置而閏。又哀十三年。十二月。蝘

杜云。李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如杜所注。歷既天王所班。魯人何得擅改。又子

朝奔楚。其年王室方亂。王位尚且未定。諸侯不知所奉。復有何人尚能班歷。昭二十

三年。秋乃書天王居于狄泉。則其春未有王矣。時未有王。歷無所出。何故其亦書王

也。若春秋之歷。必是天王所頒。則周之錯失。不關於魯。魯人雖或知之。無由輒得改

正。襄二十七年。傳稱司歷過。再失閏者。是周司歷也。而釋例云。魯之再歷。始覺其謬。頓置而閏。以應天正。若歷為王班。當一論王命。寧敢專置閏月。改易歲年。哀十三年

十二月。蝘仲尼曰。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杜於釋例。又云。季孫雖聞此言。猶不即改。明年復蝘。於是始悟。十四年春。乃置閏。欲以補在時。歷既言歷為王班。又稱魯人輒改

經之闕文甚多其事非一亦如夫人有氏無姜有姜無氏及太兩霖唐谷如潰之類也此無王者正是闕文耳萬斯大云春月必一書王獨桓公之代不書王者凡十四先儒多謂桓無王義則是而詞未盡考桓十八年中所行悉無王之事而莫大於此

而聖人嫌之為天下書王此亦何說也至十八年書王則云車中之拉幹足酬為氏之僵尸是聖人以齊人戕桓為至當也孔子曰伯夷叔齊不思舊惡孟子亦云仁人之於弟也不宿怨桓雖弑立君國十八年而以外人戕之為至當其為宿怨思舊惡不亦甚乎公穀不知屬辭此事為春秋之教每字而立之說其刻薄慘澹之論偶與後儒所見合其謬至有如萬說者焉然則桓不書王者何也曰不書王有義夏齊左氏不容不釋之今左氏不一言及王則經原有王字劉炫以為闕文是也

侯衛侯胥命于蒲

杜申約言以相命而不款血也安齊召南云傳曰不盟蒲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

曰近古皆以胥命為許之詞荀子曰春秋善胥命荀子嘗從虞卿受左氏春秋可見古人學春秋者皆以胥命為善宋儒疑胥命為自相推為侯伯恐未當也衛侯言不足以取信故款血要神以信之檀弓周人作會而民始疑昭三年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盟者衰世之事也傳云不盟也其善之審矣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杜歷家之說謂

日光以望時遙奪月光故月食日月同會月食日故日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日光輪存而中食者相奄密故日光溢皆既者正相當而相奄間疏也然聖人不言月食日而以自食杜中井積德云詳有之二字謂有物食之未嘗以自食為文矣為文關於所不見註衛案見日漸缺如有物食之然不見其食之者雖知月食之

不欲的指駭故曰有食之蓋聖人之教明道輔治則已不奄人所不知以術其害故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我不為之此其義也此注說日食頗詳至月食蒙蒙如朱視豹按張衡云月食地影也衡傳渾天學渾天家之說曰地在天中如鷄子中之黃然則上下四方皆天也蓋月體本暗受日光以為明故日月正對地在其間而遮

隔之月不得受日光而失其明故云月食地影也地影又謂之暗虛言地遮日光故虛空中必有暗處月過之則食其說極精漢時傳天學者三家曰渾天曰蓋天曰周牌唯渾天得古學之正後世其學既廢儒生說月食者率祖此法甚者不能解暗虛之義謂日中有暗處日月正對月為暗處所射而失明遂使庸人謂古歷不若西術

何其謬也公子翬如齊逆女註杜禮君有故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註杜夫人姜

氏至自齊註杜無傳告於廟也公會齊侯于謹註杜無傳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

年註杜無傳五穀皆熟書有年傳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為右註杜武

也御戎僕也右戎車之右註杜逐翼侯于汾隰註杜汾隰汾水邊驂絰而止註杜

馬註杜夜獲之及欒共叔註杜共叔桓叔之傅欒賓之子也身傅翼侯會于

嬴成昏于齊也註杜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不

盟也公會杞侯于郕杞求成也註杜秋公子翬如齊

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註杜昏禮雖奉時君之命其言必稱先君以為

子遂逆女傳稱尊註杜安衛案翬二書於隱世皆去其族傳釋之曰惡之也後又稱隱

君命互舉其義註杜可惡之尤甚者也而此反書公子翬故傳釋之意謂凡事得

禮安國不以善惡而貶之逆女修好乃安國之大者故雖弑君之賊亦書曰公子深

獲春秋因事敘道之意矣若以其弑君之賊每事而貶之不復辨其事之善惡乃獄

吏讞罪之事耳何足以為法益信桓不書王為關文非惡之也宣元年經公子遂如

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往來異詞故傳釋公子遂曰尊君命也釋遂曰

尊夫人也與此取義自別而杜註杜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

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

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

送之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註杜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存

在他國而來則總曰聘註杜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

之出居于魏註杜為明年秦侵芮張本芮國在馮註杜正義芮則不知誰滅之齊

公元年梁伯芮伯來朝成公元年又來朝至魯公二十年秦滅梁芮是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杜冬獵曰狩行三驅之禮得田狩之時故傳曰

非園內之狩

安衛案狩不書地者唯大野彼主獲麟故省文不書地天王狩于河

地故書地

註陽非狩也仲尼特書狩以正君臣之義故傳釋之曰言非其地也

此傳云書時禮也

註不言遠及非地明經無貶意季友之歸也閔公次于郎以待之其

地蓋在曲阜東南相距不遠

杜據公矢魚于棠及天王狩于河陽之文以書地為貶

非經傳之意也

註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列國故書名以譏之

註國史之記必書年以集此公之事書首時以成此

年之歲故春秋有空時而無事者

註今不書秋冬首月史闕文他皆效此

其官也傳雖稱父在

註而不言父官宰也設令伯糾實無官則當書曰渠某之子杜何

由知其攝父職也

註衡案父在子未必不仕而傳云父在故名其義可疑故杜以為攝

父職耳然糾無官

註經不當言宰經既書宰明非父職也今詳考傳意家宰大官天子

前百官總已以聽

註自非聖賢非少壯人所能堪况其父未老亦在所總以此推之蓋

古者天子雖命為冢宰

註為人子者謙不敢當禮也今糾偃然居之不敢辭忠孝皆失

故經書名以貶之

註而傳以父在釋之與此誠臆說然據傳以推經恐當如此姑舉所

見以贊諸後人

註又案陸祭謂古未有以伯

仲叔季為名者

註蓋渠伯是爵糾是名是也

禮耳無深義也

註夏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秋秦師侵芮敗焉小之

也

註杜秦以芮小輕之故為芮所敗

也

註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

也

註杜三年芮伯出居魏芮更立

也

註杜秦以芮小輕之故為芮所敗

也

註杜秦以芮小輕之故為芮所敗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杜未同盟而書名者來赴以名故

已丑此年正月六日

註陳亂故再赴赴雖日異而皆

以正月起文

註故但書正月慎疑審事故從赴而書

之所

註所以懲臣子之不敏不止慎疑審事也經義既明故傳直言所以再赴而不釋其

義左氏釋經之例

註皆然又案三年經書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至此年正月十有九

月大小相間

註為日五百六十一日六十除之壬辰為正月二十一日其所造長歷之謬耳

日己丑十八日

註故以正月起文杜云甲戌十二月二十一日其所造長歷之謬耳

夏齊侯鄭伯如紀

杜外相朝皆言如齊欲滅

也

註紀人懼而來告故書

也

註杜無城祝丘

也

註杜無齊鄭

也

註杜無齊鄭

也

註杜無齊鄭

也

註杜無齊鄭

也

註杜無齊鄭

也

註杜無齊鄭

也

註杜無齊鄭

也

註杜無齊鄭

也

註杜無齊鄭

也

註杜無齊鄭

也

註杜無齊鄭

也

註杜無齊鄭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杜王自為伐鄭之主君臣之

葬陳桓公

杜無城祝丘

城祝丘

杜無齊鄭

註杜無齊鄭

書不可書也為尊者諱惠棟云服虔曰言人者時陳亂無君則三國皆大夫也故稱
人衛案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天王出居于狄泉經皆書之不宣獨諱敗不書故社
以為不以告也今考傳文王卒雖敗王亦
能軍鄭人不敢迫此經所以不書敗也
大雩杜傳例曰書不時也失龍見之時
之屬為
災故書
冬州公如曹杜不書走以朝出也為下實來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

佗殺太子免而代之杜佗桓公第五父也稱文公子明佗非桓公母弟也免桓公太子公疾病而亂作

國人分散故再赴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王

奪鄭伯政鄭伯不朝杜奪不使知王政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

為中軍號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杜號公林父王卿士周公黑

肩將左軍陳人屬焉杜黑肩周桓公也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

人杜子元鄭公安釋文拒俱甫反中井積德云左右拒是左右翼之類不必方

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杜不能相支持也既

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杜萃聚也集成也曼伯為右拒

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

伍承彌縫杜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為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關漏也五人為伍此蓋魚麗陳法

而鼓杜將之麾也通帛為之蓋令大戰于緜葛杜緜葛鄭地命二拒曰旂動

作飛石之事以證之說文亦云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礮敵與賈同也案范蠡

兵法雖有飛石之事不言名為旂也發石非旌旗之比說文載之於部而以飛石解

之為不類矣惠棟云三國志大祖為發石車擊袁紹注引魏氏春秋曰以古有矢石

又傳言旂動而鼓說曰旂發石也于是造發石車所云說者即賈侍中說也杜以旂

為旂蓋本馬融衡案依說文發石車之法蓋木上設機以發石其狀略類旗竿首故

外蓋其遺法也馬融傳旂旂其如林詩大雅其會如林說文引會作旂則不唯馬

以旂為旂許亦以為旂類也且味傳文以為旂令極穩以為礮敵事之與文頗覺不

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

王中肩王亦能軍註雖軍敗身傷猶殿註安王引之云王已傷矣尚安能殿

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不能軍皆甚言王師之敗也若言主亦

能軍則與上文隔闕矣試連下文讀曰王不能軍祝聃請從之是聃以王不能軍故

欲乘其救也哀十一年傳齊人不能師宵謀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正與此同若

云王亦能軍則又與下文隔闕矣衛蔡王亦能軍釋經所以不書敗也亦亦鄭也凡

整兵不動曰軍鄭伯既勝按兵不動乃所謂軍也王雖傷敗亦能整兵不奔故曰亦

能軍唯鄭伯按兵不動故祝聃請從之唯王整兵不動故鄭伯得夜使祭足勞王周

鄭戰後之狀傳只以一亦字見之筆力千鈞祝聃請從之者三國皆奔王以孤軍留

且大敗之餘兵氣衰竭敗之易易故欲乘之耳詳讀上下未見所隔闕若為王不能

軍退奔已遠安得夜使人勞之反覺不通耳王文儒不知兵性又恃才傲物動欲勝

古人故其謬至此耳凡軍退在後曰殿王既整兵不奔何殿之有杜以能軍為殿則

矣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註安衛案上亦陵也况敢陵天子乎

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註杜鄭於此收兵自退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

左右註杜祭足即祭仲之字蓋名仲字仲足也勞註安釋文名仲字仲足一本作名

先稱祭仲足十一年又稱祭封人仲足以前孔父嘉等相比則名足字仲明矣釋例

糾其名然先儒或以為字如何休公羊傳注云老臣不名宰渠伯糾蓋渠伯其爵

亦大心是名叔是字耳劉權衡云杜注鄭志云云不可以訓於世奈之何其以解經

且是使亂臣賊子喜也何其懼乎衛案杜殺獄於王固失之薄矣今詳考傳文上云

王奪鄭伯政至此又詳載鄭伯答祝聃之言及使祭足勞王之事若譏王然實傷之

也其意蓋謂王若得駕馭之法鄭伯非敢反者而王以一朝之忿興師伐之仍叔

自取敗衄此周之所以日衰也王者討而不伐而經書伐鄭故傳三致意焉仍叔

之子弱也註杜仍叔之子來聘童子將命無速反之心註安衛案王奪鄭伯政在

之前故傳先言之既先言之欲其事相續因終言秋王伐鄭然後釋仍叔

之子立文之體不得不然非仍叔之子至秋乃歸也說又互詳於大雩下秋大雩

書不時也註杜祭十二公傳唯此年及襄二十六年有兩秋此發雩

蒙上經秋蔡人衛人云云之文也傳必言秋者上傳王奪鄭伯政在於使仍叔之子

來聘之前故先言之因終言秋蔡衛陳從王伐鄭然後釋仍叔之子以便文此不更

言秋嫌仍叔之子以秋聘魯與經文違故重言秋耳非欲顯天時以指事也襄二十

六年秋楚客聘於晉過宋注云上已有秋復發傳者中間有初不言秋則嫌楚客過

似長

雖軍敗身傷猶殿

安王引之云王已傷矣尚安能殿

自古軍敗而殿皆群臣為之不

能軍祝聃請從之是聃以王不能軍故

欲乘其救也哀十一年傳齊人不能師

宵謀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正與此同若

云王亦能軍則又與下文隔闕矣衛蔡王亦能軍

釋經所以不書敗也亦亦鄭也凡

整兵不動曰軍鄭伯既勝按兵不動乃所謂軍也

王雖傷敗亦能整兵不奔故曰亦

能軍唯鄭伯按兵不動故祝聃請從之唯王整兵不動

故鄭伯得夜使祭足勞王周

鄭戰後之狀傳只以一亦字見之筆力千鈞

祝聃請從之者三國皆奔王以孤軍留

且大敗之餘兵氣衰竭敗之易易故欲乘之耳

詳讀上下未見所隔闕若為王不能

軍退奔已遠安得夜使人勞之反覺不通耳

王文儒不知兵性又恃才傲物動欲勝

古人故其謬至此耳凡軍退在後曰殿

王既整兵不奔何殿之有杜以能軍為殿則

矣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

安衛案上亦陵也况敢陵天子乎

左傳卷之三

卷之三

十三

龍見而雩

杜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為百穀祈膏雨

安阮元云論語先

云迂之言遠也遠為百穀祈膏雨也按凡從子之字有迂遠之義也衡案正義云賈服以雩為遠故杜從之也雩之為遠其義頗僻杜當訓雩為遠然後言遠為百穀祈膏雨據正義亦當有雩之言遠也五字今本脫耳然其說則未是鄭康成禮注云雩之言吁也言吁嗟哭泣以求雨也當以為正說正義曰護杜注故不取其說疏家之

常耳始殺而嘗
杜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始熟故薦嘗於宗廟
安正義賈服始殺唯據孟秋不通建酉之月王引之云賈服二家之說

是也月令曰仲秋之月殺氣浸盛此言其盛非言其始也月令又曰孟秋之月鷹乃祭鳥用始行戮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博執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是陰氣始殺在建申之月也月令又曰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鄭注曰黍稷之屬於是始熟管子輕重己篇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祝於太祖其威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是嘉穀始熟嘗於宗廟亦在建申之月故春秋繁露曰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何得以為建酉之月乎且上文啓蟄而郊杜以為建寅之月龍見而雩為建巳之月下文閏

蟄而雩為建亥之月皆春夏與冬之孟月則此當為孟秋建申之月明甚衡案王以始殺為七月是也其為四時之祭在孟月則失之周禮四時之祭皆在仲月此傳始殺而嘗啓蟄而郊閉蟄而烝謂始殺之後可嘗啓蟄之後可郊閉蟄之後可烝非謂始殺即嘗啓蟄即郊閉蟄即烝也月令孟秋之月天子嘗新先薦寢廟者烝而

以新穀始熟薦之寢廟又自嘗之非嘗祭也凡享先有牲曰祭無牲曰薦閉蟄而烝

杜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薦
過則書
杜下日有言否過次

烝
杜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薦
過則書
杜下日有言否過次

者衆故烝祭宗廟釋例論之備矣
過則書
杜下日有言否過次

烝
杜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薦
過則書
杜下日有言否過次

烝
杜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薦
過則書
杜下日有言否過次

烝
杜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薦
過則書
杜下日有言否過次

烝
杜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薦
過則書
杜下日有言否過次

烝
杜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薦
過則書
杜下日有言否過次

烝
杜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薦
過則書
杜下日有言否過次

烝
杜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薦
過則書
杜下日有言否過次

烝
杜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薦
過則書
杜下日有言否過次

烝
杜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薦
過則書
杜下日有言否過次

烝
杜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薦
過則書
杜下日有言否過次

烝
杜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薦
過則書
杜下日有言否過次

烝
杜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薦
過則書
杜下日有言否過次

烝
杜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薦
過則書
杜下日有言否過次

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

杜淳于州國所都城陽淳于縣也國有危難不能自安故出朝而遂不還

六年春正月寔來

杜寔實也言州公者承上五年冬
夏四月公會

紀侯于成

杜成魯地在泰山
秋八月壬午大閱

杜齊為大國以戎事徵諸侯之成嘉美鄭忽

而忽欲以有功為班怒而訴齊
蔡人殺陳佗

杜佗立踰年不稱爵者篡立未會

魯人懼之故以非時簡車馬

九月丁卯子同生
杜桓公子莊公也十二公唯子同是適夫人之長子備

安惠棟云子惠子曰穀梁子曰疑故志之案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始與齊侯亂中間文姜未有如齊之事而于六年始書子同生明同為桓公子此聖人筆削之微意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齊有猗嗟之詩為莊公狩而作也其詩云展我甥兮亦嫌文姜之亂而證其為齊之甥夫子刪詩存之與書子同生一例衡案穀梁以文姜後年之亂行及桓公有同非我子之言以此經為孔子為莊公釋疑而惠士奇又引齊風猗嗟詩以證成其說其言若可聞實亦好議論之舊習耳孔子之修春秋因魯史之舊文而取舍之取其義而改之傳必釋之此傳云以大子生之禮舉之則孔子因魯史舊文而書之耳當時魯史安能知文姜他年之淫行而預書子同生以辨莊公非齊公之子哉猗嗟序有人以為齊侯之子之語鄭康成因箋展我甥兮云言誠者拒時人言齊侯之子以應序說蓋惠所本也然今詳序意所重在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為字之道其人以為齊侯之子則舉時人毀笑之言以實傷之之意耳經三章皆讚美

之言而刺意寓於中則展我甥今亦讚美之耳言威儀技藝如此他人恐不能然誠可謂我甥矣非為莊公辨誣也不然桓三年文姜歸魯六年生子同其間未嘗如齊世未有孕四年而始媿者人豈有真以為齊侯之子者哉而詩人懇懇為莊公辨非齊侯之子愚亦甚孔子何以采之哉然則序所云人以為齊侯之子者不過舉時人毀笑之言以傷之冬紀侯來朝

傳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

杜亦承五年冬傳淳于公如曹也言奔則來

行朝禮言朝則遂留不去故變文言寔來

安錢大昕云詩韓奕正義云春秋桓六年州公寔來而傳作寔來案孔氏所據乃服虔本非杜本也觀禮伯父實來注

今文實作寔是實即寔之古文春秋公羊穀梁為今文左氏為古文故二傳作寔來左氏作實來杜氏改從二傳失古文之舊矣

楚武王侵隨

杜隨國今義陽隨縣

安齊召南云史記年表桓公六年楚武王之三十五年也楚世家尚未稱王傳稱武王者追叙之文也衡案是時季梁在焉之周請尊楚是則此時謂隨人敢為之邪大抵史記與左傳異者皆左傳是而史記非此亦史遷妄說耳

使遠章求成焉

杜遠章楚大夫

軍於瑕以待之

杜瑕隨地

隨人使少師

董成

杜少師隨大夫董正也

安陸祭云文六年傳注云董督也疏云督察之是也

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

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

杜鬬伯比楚大夫

我張吾三軍而被

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

為大隨張必棄小國

杜張自修大也

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修請羸

師以張之

杜羸弱也

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

杜熊率且比楚大夫季梁隨賢臣

鬬伯

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

杜言季梁之諫不過一見從隨侯卒當以少師為計故云以為後圖二年蔡侯鄭伯會

于鄧始懼楚子自此遂威終於於於衡中國故傳備言其事以終始之

王毀軍而納少師

杜從伯比之謀

少師

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

杜信楚弱也

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

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

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

杜正辭不虛稱君美

今民饑而君逞欲

杜逞快也

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

杜詐稱

德以欺鬼神

公曰吾牲牷肥腍粢盛豐備何則不信

杜牲牛羊豕也牷純色完全也腍

亦肥也黍稷曰粢在器曰盛

安惠棟云禹廟殘碑作資盛說文作齋云稷也又云齋或從次作

注案字阮元云凡經典言盛皆盛之誤齋齋三字古通用

為祭祀之黍稷養菜二字同用為周禮之粉養不知何時淆亂而莫有正之者衡案
下傳釋肥曰謂其不疾瘕蠱也釋脂曰謂其備脂咸有也則肥謂肥充而毛色潤澤
脂謂七體具備無欠闕服虔云牛羊曰肥豕曰脂說文同豈
牛羊善病瘕蠱而豕多所損傷故以肥脂分屬豕與牛羊與 對曰夫民神之

主也杜言鬼神之情 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

告曰安惠棟云周禮充人曰碩牲則贊是也馬宗璉云周禮封人歌舞牲先鄭注

以敬神也是奉牲以告乃封人奉牲而歌舞之辭衡案歌舞非告神之時所宜為博
碩肥脂乃告辭又非歌詠之詞先鄭引此傳以注彼職失諸牽強故後鄭易之謂君

牽牲入時隨歌舞之求之禮意後鄭是也然則歌舞庭博碩肥脂謂民力之
中之事奉牲室中之事贊之與告其詞又殊惠說是也

普存也杜碩大也 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

不疾瘕蠱也謂其備脂咸有也杜雖告神以博碩肥脂其實皆當兼以

備而無有所闕安釋文瘕七木反本又作瘕同蠱力果反說文作瘕云瘕瘕皮肥

曰族索張有復古編云族从矢昨木切索从立糸力軌切別作瘕瘕非錢大昕云
說文占部瘕字注云畜產疫病也此瘕蠱之正字蠱瘕聲相近故假借為蠱耳瘕亦

俗字當為族六畜之疫曰瘕瘕或作族瘕索瘕瘕亦聲相近瘕瘕疾小腫則皮厚如肥
小腫皮厚訓雖殊而其義則同杜云瘕瘕蓋舉類以曉人耳錢以瘕為蠱正字訓疫

病失 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杜

三時春 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杜嘉善也栗

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安

所謂馨香無譏也杜馨香之 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

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杜禋祭敬也九族謂外祖父

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并已安正義古尚書說九族者從高祖至玄孫凡

族四五屬之內為一族鄭駁云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列名喪服小記說服之義曰

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以此言之知高祖至玄孫照然察矣是鄭從古尚書說以

而鬼神之主杜餒也 君雖獨豐其何

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

不敢伐夏會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杜齊欲滅紀 北戎伐齊齊侯

使乙師于鄭安阮元云十行本閩本監本毛本無侯字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

今從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

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杜甲首被於是諸侯之大夫成齊齊人饋

之餼杜生曰使魯為其班後鄭杜班次也魯親班齊饋則亦使大夫成齊矣經不書蓋史闕文鄭

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杜郎師在公之未昏於齊也齊

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

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杜詩大雅文王言求在我而已

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杜言獨絜其身安陸祭云此亦美鄭忽之

自詩小序謂齊女賢而忽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見逐諸儒說詩及春秋者皆踵此

論昔之君子能辨其非矣忽之辭昏不為失策其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足稱名言

未可厚非也衡案陸說是也但并非詩序則失之矣序云大子忽有功于齊齊侯請

妻之經云彼美孟姜毛傳云孟姜齊之長女是序傳皆以有女同車為刺忽辭再請

之詩也不爾文姜惡物終我其夫序豈言齊女賢而不取哉忽辭初請引詩自求多

福且曰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實善自為謀故君子美之及齊侯再請妻之則其意甚

誠取之未為不可而忽固執前義是硬硬自好者所為傳云遂辭諸鄭伯蓋亦借之

其意與小序毛傳同說詩者或誤以孟姜為文姜不知齊侯再請妻之在文姜生子

同之齊侯雖暴豈奪既嫁生子之女而改嫁之他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

人哉而陸亦以善自為謀為美再辭之辭皆失之

請妻之杜欲以他固辭人問其故大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

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杜

言必見遂辭諸鄭伯杜假父之命以為辭為十安顧炎武云邵氏曰娶妻

怪於民而辭之術察忽固辭齊侯蓋謂娶妻必告父母故忽不敢從乃請之鄭伯鄭伯命娶

之而忽不從遂辭諸鄭伯也上文固辭下直序忽辭無齊侯再請之文而此結之曰

丁卯子同生以天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杜大牢牛羊豕也

安正義禮記內則曰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文在三日負子之上則三日

註之內接之矣記云凡接子擇日鄭云雖三日之內必選其吉焉是三日之內擇

日接之為子接母故記稱接子此傳舉之之下即云接以大牢亦以接子為文其實

接母故云以禮接夫人重適也惠棟云服虔曰接者子初生接見于父與杜異衡案

正義所引內則之文皆足以證接之為接子乃如此傳舉之舉子也負之負子也食

之食子也命之命子也而獨以接為接母不倫其接字之義鄭禮注讀為捷訓勝云

正義所引內則之文皆足以證接之為接子乃如此傳舉之舉子也負之負子也食

之食子也命之命子也而獨以接為接母不倫其接字之義鄭禮注讀為捷訓勝云

正義所引內則之文皆足以證接之為接子乃如此傳舉之舉子也負之負子也食

之食子也命之命子也而獨以接為接母不倫其接字之義鄭禮注讀為捷訓勝云

正義所引內則之文皆足以證接之為接子乃如此傳舉之舉子也負之負子也食

之食子也命之命子也而獨以接為接母不倫其接字之義鄭禮注讀為捷訓勝云

正義所引內則之文皆足以證接之為接子乃如此傳舉之舉子也負之負子也食

之食子也命之命子也而獨以接為接母不倫其接字之義鄭禮注讀為捷訓勝云

正義所引內則之文皆足以證接之為接子乃如此傳舉之舉子也負之負子也食

之食子也命之命子也而獨以接為接母不倫其接字之義鄭禮注讀為捷訓勝云

正義所引內則之文皆足以證接之為接子乃如此傳舉之舉子也負之負子也食

之食子也命之命子也而獨以接為接母不倫其接字之義鄭禮注讀為捷訓勝云

正義所引內則之文皆足以證接之為接子乃如此傳舉之舉子也負之負子也食

之食子也命之命子也而獨以接為接母不倫其接字之義鄭禮注讀為捷訓勝云

之食子也命之命子也而獨以接為接母不倫其接字之義鄭禮注讀為捷訓勝云

之食子也命之命子也而獨以接為接母不倫其接字之義鄭禮注讀為捷訓勝云

食其母使補虛強氣今為接子則其義不可用案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則卜士

生三日有見殯之禮蓋倣生時之禮為之則服為子初生接見于父近是

婦命之社世子生三月君夫人沐浴於外寢立於阼階西鄉社公問名於申

縹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社申縹魯大夫社以名生為

信社若唐叔虞安阮元云論衡詰術篇生字在名字上按以生名以德名以類

物取於父亦二句一例首句無所例故其文獨殊且以生名社以德命為義社

若文王名昌社以類命為象社若孔子首社取於物為假社若伯魚生入

武王名發社取於父為類社若子同生有社不以國社以本國為名也社安顧炎

曰鯉取於父為類社與父同者社不以國社以本國為名也社安顧炎

焉有君之子而自名其國者乎社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社隱痛疾患

改云若定公名宋哀公名將社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社隱痛疾患

不以器幣社幣主社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社君父之名固非

既卒哭以木鐸徇曰舍故而諱新謂金親盡之祖而諱新死社故以國則廢名

者故言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社故以國則廢名

唯秦國不稱楚他國未必稱荆也况春秋諸侯能改他國之名以存其名乎且此傳

問名名將終諱之廢名三名字上一貫若改此名為國名文義不諧杜注為勝但

當時此義既晦名不正而言不順者必多定公名宋而哀公之時經傳書宋不諱是

定既不廢名又不改宋為某知其無可奈何而兩存之故經傳亦唯從其實而書之

彼以難此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社改其山社以畜牲則廢祀社

宋以武公廢司空社武公名司空社廢為司城社先君獻武廢二山社二山具教也

同社物類也安顧炎武云史記魯世家與桓公同日意棟云物謂社冬紀侯

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社紀微弱不能自通於天子欲因

不社安衡案周王前後數聘於魯又使之主昏非無寵於王也時齊鄭方睦齊必欲

禍也故告不能耳

經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杜無傳焚火田也咸丘魯地高平

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杜不總稱朝者各自行朝禮

傳七年春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

杜辟陋小國賤之禮不足故書名

既而背之

杜盟向二邑名隱十一年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

盟向之民于邲

杜邲王

安釋文邲

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

杜曲沃伯武公也

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杜無傳此夏之仲月非為過而書者

天王使

家父來聘

杜無傳家父天子

夏五月丁丑烝

杜無傳

安衡案正月既烝

禮可知故傳不釋也凡經義

秋伐邲

杜無傳

冬十月雨雪

杜無傳今月也書時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杜祭公諸侯為天子三公者王使魯主昏故祭

不書舉

安正義異義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體之義

重略輕 註不親迎鄭玄駁之曰文王親迎於渭濱即天子親迎也天子雖尊其於

后則夫婦也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於此哉此注之意猶以為天子不

親逆者以此時祭公迎后傳言禮也劉夏逆后譏卿不行皆不譏主不親行明是王

不當親也文王之逆大妣身為公子逆在殷世未可據此以為天子禮也馬宗璉云

韋昭國語注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為王卿士廣韻以祭為周大夫邑名周公第五

子祭伯其後以為氏以魯為宗國故來朝衡案通考經傳不唯天子不親迎諸侯即

位亦不必親迎昏雖大禮踰國親迎奈社稷宗廟何故春秋諸侯使卿逆夫人經傳

未嘗譏之其附庸小國若壤地相接或親迎之亦不以為非禮隨宜而變不必拘也

此經云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是祭公逆后非卿迎后而祭公監之也襄十五年經

云劉夏逆王后于齊傳釋之云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蓋單靖

公畿內諸侯為王卿士者途留不行獨使劉夏逆后故經獨書劉夏而傳以卿不行

釋之耳杜據彼傳謂卿逆后而公監之果若其說逆者重於監者此經何不書卿而

獨書祭公逆后也以此推之祭公亦畿內諸侯為王卿士者故傳不言非禮也其來

魯以魯主昏非以其為宗國也故傳釋之曰禮也若先私朝宗

國然後逆王后于紀乃失禮之大者傳豈言禮哉馬說亦非

傳八年春滅翼

杜曲沃

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讎有翼

不可失也

杜翼瑕隙也無德

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

杜沈鹿黃隨

不會註杜黃國今弋陽縣使遠章讓黃註杜責其不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

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註杜下之請服也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

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註杜衡案六年鬬伯比謀贏師以為後圖少師信之故恐失楚師也

隨侯禦之望楚師註杜遙見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註杜君楚君也無

與王遇註安顧炎武云君謂隨侯王謂楚王兩軍相對隨之左當楚之右言楚師復整其士卒與王遇高誘云遇敵也敵猶當也故少師以為不當王衡案杜謂必左之左即上左之左必又懸斷之辭故以君為楚君耳然古人對話單稱君皆指其君

未嘗稱他國之君五年傳秋王以諸侯伐鄭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且攻

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

從註杜不從季梁謀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註杜速杞隨地也鬬丹獲

其戎車與戎右少師註杜鬬丹楚大夫戎車君所乘兵車也戎右車右也寵之故以為右秋隨及楚平楚

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註杜去疾謂少師見獲而死隨未可克也乃

盟而還註安衡案凡權姦之臣不唯國人知之雖敵國亦知之至以其死為大感而人君獨不知之使之違賢縱私以至滅其國傳詳記之所以深戒

後世為人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註杜虢仲王卿士君者也祭公

來遂逆王后于紀禮也註杜天子娶於諸侯使同姓諸侯為之主祭公來受命於魯故曰禮

卿不行非禮也相照祭公為主註安衡案與襄卿士益明不唯謂受命於魯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註杜季姜桓王后也季字姜紀夏四月秋

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註杜曹伯有疾故使其子來朝

註安齊召南云以十注謂曹伯有疾也曹伯使世子朝自是非禮故經依實書之若果曹伯有疾則世子聞樂而歎乃人之至情施父何得言非數所乎衡案曹世子以冬來朝明年正月曹伯卒則世子發國時曹伯已疾屬辭比事其義自見傳載施父之言者凡人有疾未必死施父見微知著蓋美之也未可以此非杜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註杜為書

行例也適諸侯註杜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為好註杜韓服巴行人巴

雖告魯猶不書註杜鄧南鄙鄆人攻

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註杜道朔楚大夫

鄆南鄙鄆人攻

而奪之幣杜鄧在今鄧縣南沔水之北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遠章讓於鄧

鄧人弗受杜言非鄧人所攻夏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鄧杜鬬廉楚大夫

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鄧三逐巴師不克杜二甥皆鄧大夫鬬廉衡陳其

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杜衡橫也分巴師為二部鬬廉橫陳於其間以與鄧師戰而偽北北走也安陸

云荀子遇敵處戰則必北揚涼曰北者乖背之名故以敗走為北說文北乖也從二人相背頰師古云北幽隱之處故退敗者謂之北於義亦通衡案鄧人三逐巴師鬬廉知其輕巴師故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使巴人陳左右必衡陳者薄其陳又使左右巴師去楚陳遠誘鄧人來擊也鄧人既輕巴師不以爲意逐楚師而背之所以敗也堯典分北三苗亦謂分背之戰敗者必背敵而走故鄧人逐之背巴師而

夾攻之杜楚師偽走鄧師逐之背巴師鄧師大敗鄧人宵潰杜宵夜

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杜梁國在瀋州夏陽安陳樹華

班叔皮北征賦注引作鄆侯漢書地理志同齊召南云荀賈二國杜注不言所在按水經注古水西南逕荀城在絳州西十五里後漢郡國志注引博物記河東臨汾縣有賈鄉賈伯邑衡案八年王命虢仲立晉哀侯弟緡于晉則此伐曲沃蓋亦王命也

是時曲沃漸強芮梁在河西距晉不遠荀賈則與曲沃接壤恐爲其所并故皆從號

仲伐之耳冬曹天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杜諸侯之適子未嘗言天子而攝其君則以皮帛繼子

男故賓之以上卿各當其國之上卿享曹天子初獻樂奏而歎杜酒始施父曰曹大

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杜施父魯大夫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杜未同盟而夏五月葬曹桓

公杜無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杜與齊鄭故公獨往而不相遇也桃

丘衛地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城安衛案傳云齊人以衛師助之正釋此經所以

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杜改侵伐而書來戰善魯之冬十有

傳十年春曹桓公卒杜終施父虢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杜虢

王卿士詹父屬大夫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夏虢公出奔虞杜虞國在河秋

秦人納芮伯萬于芮杜四年圍魏初虞叔有玉杜虞叔虞虞公求

旃杜旃之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杜

旃也

旃也

以利其賢以璧為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杜賈實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

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杜殺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杜在六諸侯

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饋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

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杜不稱侵伐而以戰為文明

先書齊衛王爵也杜鄭主兵而序齊衛下者禮自釋交綏而退無敗績

以見魯猶杜以王爵次之也春秋所

經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杜惡曹地闕夏五月

癸未鄭伯寤生卒杜同盟於元年秋七月葬鄭莊公杜無傳三月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杜祭仲氏仲名不稱行人聽迫脅以逐君罪杜祭仲是字鄭人嘉之又云祭仲本非行人棟案五年傳云祭仲足為左拒此年傳

杜于五年傳注云祭足即祭仲之字是專欲違舊注以就其曲說劉氏規之是也衛

案名足字仲詳於五年傳宋人誘而執之罪在宋故書祭字以罪宋劉云鄭人嘉之

夫祭聽迫脅以逐君誰敢嘉之祭既見誘如宋非奉使命也故不稱行人非罪之也

然則祭仲無罪邪曰何為其無罪經云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是忽

奔由突歸突歸由仲執春秋此而書之而仲聽迫脅之罪不杜突歸于鄭杜突

言自明宋執仲又其本也故字祭以罪宋非聖人誰能修之突歸于鄭杜突

公也為宋所納故曰歸列在成十八年杜安衛案成十八年傳凡去其國國逆而立

不稱公子從告也文連祭仲故不言鄭杜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

以惡曰復入此文有誤當作國逆而立之曰歸諸侯納之曰入說詳於隱四年此祭

仲以突歸而立之實雖見要亦國逆之類故曰歸耳隱四年經書衛人立晉亦不稱

公子凡立為君者例不稱公子非美惡所關也突言歸于鄭則其為鄭人可知忽言

出奔于衛若不言鄭不知其為何人故突上不言鄭而忽上言鄭於文宜然非以其

連祭仲不鄭忽出奔衛杜鄭忽昭公也莊公既葬不稱杜安顧炎武云書鄭忽蓋

言鄭也鄭忽出奔衛杜鄭忽昭公也莊公既葬不稱杜安顧炎武云書鄭忽蓋

公會宋公子于夫鍾杜無傳夫鍾地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子于闕杜無傳

闕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安衛齊衛鄭盟于惡曹蓋將復伐魯也公懼欲求援於鄰國故

經義可推也會鄭伯卒三國不果來伐故先儒不曉其所以會耳說又互詳於傳

十一年春齊衛鄭宋盟于惡曹杜宋不書經闕安正義傳之上下例不

為經闕宋故也衛齊經無宋字公穀經同此傳自成文承十年齊衛鄭宋戰于郎而

言之蓋三國未得志欲復侵魯故盟于惡曹以鄭伯卒不果魯公欲親宋以禦之故

使柔盟宋公陳侯蔡叔又親會宋公者再傳雖不言其事此事觀之其意可知矣若

宋與於惡曹之盟則與三國同謀公必不求與親而宋亦豈遠背三國而屢與魯會

哉况宋公爵而國又大於鄭不應序之鄭下宋字衍文無疑正義乃云傳不虛舉經

文舉此盟者為經闕宋不知傳終十年戰于郎之事非虛舉經文也且經傳異文者

自非傳舉異名及時月以釋經皆後世轉寫所致如楚屈瑕將盟貳軫杜貳軫

舊史闕文孔子不敢補而謂傳補經闕邪不思甚矣楚屈瑕將盟貳軫杜貳軫

二國鄭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杜鄭國在江夏雲杜縣

邑絞國名州國在南郡華容縣東南杜莫敖楚官鬬廉曰鄭

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日虞四邑之至也杜虞度也四邑隨絞安王

孫云方言虞望也廣雅同言日望四邑之至也昭六年傳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

杜注曰虞度也言淮度子產以為已法案虞亦望也言昔也吾有望於子今則無望

矣衡案日付度其至即君次於郊鄆以禦四邑杜君謂屈瑕也我以銳

師宵加於鄭鄭有虞心而恃其城杜其特近莫有鬬志若敗鄭師

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杜盍何不也對曰師克在和

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杜商紂也周武王也傳曰武王安

衡案武王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而紂衆如林杜有亂臣十人紂有億兆夷人安

是其不敵也此謂戰士亂臣十人非所宜引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

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鄭師於蒲騷卒盟而

還杜卒盟鄭昭公之敗北戎也杜在六年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

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杜子突子甕

皆有弗從安衛齊鄭風有女同車序云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

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序云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來以無大國

侯再請為非其初辭則君子美之曰善自為謀前後二辭判然有別古人謀義處事

動得其宜故其論如此後人所見不精比二辭而同之故杜預解善自為謀曰謀不
及國而宋儒則以齊女賢為文姜以譏詩序之妄不知忽之辭再請文姜既嫁魯抱
子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杜祭鄭地陳留長垣縣
封疆者因以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杜鄧曼

姓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姑生厲公杜雍氏姑姓宋大夫
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杜也女妻人曰女

誘祭仲而執之杜祭仲之如宋非會非聘
見誘而以行人應命杜安衡案誘祭仲而執之
曰不

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

之杜衡案祭仲以歸亦是國
逆釋經所以書歸也杜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杜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杜穀丘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杜無傳厲公也十一年與魯大夫盟於折不

公會宋公于虛杜虛宋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

公子龜杜龜宋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杜武父鄭地陳留濟陽

丙戌衛侯晉卒杜無傳重書丙戌非義例因史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杜

十二年夏盟于曲池平杞莒也杜隱四年莒人伐
公欲平宋鄭

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杜句瀆之丘即穀丘也宋以立厲公

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

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杜宋公會而卒辭不與鄭平
遂帥

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杜衡案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釋之

自來戰罪在三國也此經云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是宋有罪見伐當服而勿戰

三傳子肩假

而與之戰以宋自戰為文也宋無信者上傳云宋成未可知也是殺丘之君子盟宋許魯成而其情有可疑者故魯與之頻會至龜會卒辭平是無信也

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杜詩小

雅言無信故數盟數盟則情疎情疎而憾結故云長亂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

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杜扞衛也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杜獲楚人也

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杜坐猶守也覆設伏兵而待之

安惠棟云案兵法有立陳坐陳見尉繚子立陳所以行也坐陳所以止也傳曰襄糧坐甲又云王使甲坐于道又云士皆坐列司馬法曰徒以坐國荀子曰庶士介而坐道

及此傳坐其北門皆坐陳也杜訓坐為守蓋未通于古義衡案楚人軍於南門今分兵坐其北門者斷絞人歸路也覆有二義一為伏兵一為掩覆此當為掩覆傳云

鄭人覆諸勺坡孫子云鳥驚者伏也獸駭者覆也並與此同注家解為伏兵失之

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杜城下盟諸侯所深與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

彭杜彭水在新安衡案分猶散也軍無紀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謀之

三巡數之杜羅熊姓國在宣城縣西山中後徙南郡

經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

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杜大崩曰敗績例在莊十一年或稱人

稱侯以接鄰國非禮也安正義史異辭者決莊二十八年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也此敗

此二者於理則師是而人非但不以為義故合各從其本耳顧炎武云解或稱人或

稱師史異辭也改云燕獨稱人其君不在師案春秋諸侯踰年即位則得稱君如宣

十一年楚子陳侯鄭伯盟於辰陵是時靈公被弒賊未討君未葬已稱陳侯是踰年

稱君古之常例也衡案經於是始書敗績故杜通解稱師稱人之異正義引莊二十

八年經以釋之是也顧以注稱人誤為此經燕人若然齊宋衛皆稱爵與師亦異辭

杜何獨不解之顧始唱古學一洗元明之陋習以精博稱而粗謬至此可怪矣其言

踰年得稱君則得之但其接鄰國三月葬衛宣公杜無傳夏大水杜無傳

秋七月冬十月杜無傳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

舉趾高心不固矣杜趾足也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杜難言屈瑕將敗故以益師諷諫

楚子辭焉杜不解其肯故拒之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

災

註杜御廩藏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

註安衡案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傳曰人火

人火從人而起人失火而為害本其火之所來故指火體而謂之為火天火則自然

年夏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傳曰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然則司鐸

人火是能本火體矣然踰公宮燒桓僖之廟則若自然而起故亦謂之災彼疏極明

暢但不引哀三年傳乙亥嘗註杜先其時亦過也既戒日致齊御廩雖災註安正

而證之故特詳之註杜苟不害嘉穀則祭不應廢故書以示法註義

八月建未未是始殺故云先其時亦過也過則當書但書過已有成例故傳指言不

害萬斯大云乙亥後壬申三日則災時當致齊粢盛無不出廩若以為災餘則色臭

已變豈可薦馨魯人縱愚必不至此但嘗為秋祭八月乃夏之六月禮未嘗嘗不災

固宜緩有災益宜緩宜緩不緩則非矣書八月壬申御廩災記災也書乙亥嘗記不

時也分觀合觀義乃益見衡案始殺而嘗傳已有成文凡有成文傳不再釋故直言

不害也萬蓋未通此旨故以傳為誤耳萬又云災時粢盛既出廩此亦臆說禮經未

見其文御廩雖災人速搬出其穀亦能免害傳言書不害蓋謂此也萬據杜注災其

屋救之則息謂災餘之穀色臭已變不可以薦馨遂創粢盛既出之說耳夫經傳俱

書災必是御廩灰燼杜據不害之文以為據哉註杜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來

為止災其屋亦臆說耳豈足以為據哉註杜凡師能左右之

註杜無傳隱六年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註杜曰以例在僖二

十六年註杜盟於艾

十四年春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註杜熟曰餼夏鄭子人來尋

盟且修曹之會註杜其後為子人氏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書

不害也註杜災其屋救之則息不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

註杜在十年焚渠門入及大達註杜渠門鄭城門註安衡案達九

牛首註杜東郊鄭郊以大宮之椽歸為盧門之椽註杜大宮鄭祖廟盧門宋

取故註安馬宗堯云呂覽楚莊王圍宋却四十里而舍於盧門之闔是盧門乃宋外

不書註杜城門去宋都城四十里衡案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王制也諸侯之郊蓋

處大半少半之間孟子曰臣聞郊關之內有園方四十里是郊亦有門盧門距宋都

四十里乃是郊門非城門也以鄭祖廟之椽為郊門之椽所以辱之也十二年傳說

宋公無信此說其無禮益疾之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三月乙未天王崩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註杜無傳五月鄭伯突出奔蔡註杜

王也註杜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註杜無傳五月鄭伯突出奔蔡註杜

突既篡立權不足以自固又不能倚任祭仲反與小註安正義昭三年傳曰書曰北

臣造賊盜之計故以自奔為文罪之也例在昭三年註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是

變例也。焦循云：齊王芳本明帝之養子，則其不當立，固同於突而司馬懿則蔡仲之此也。芳不能倚司馬氏而與李豐張緝謀廢師，則亦突使雍糾謀仲之此也。君若權臣之逼與忠義之士謀之，亦可憫矣。而預以為造賊盜之計，是何言也。罪突即所以罪芳也。不知聖人大書鄭伯突，明其為君也。其冬入櫟，仍書鄭伯突，未嘗不以為君也。惠半，農春秋說云：襄十四年，傳稱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似列國之史皆書孫甯，出其君孔子修春秋削而更之，蓋以臣出君猶以臣呼君，不可以訓也。杜預邪說以為自取奔亡之禍，不書逐君之賊者，所以責其君。此說之尤悖者，不可不辨。孟子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如預言則後世亂臣賊子益無所忌懼，皆將逞志於君矣。何懼之有哉。衡案：焦引惠說謂以臣出君猶以臣呼君，不可以訓，故孔子修春秋以君自奔為文例，以魯公及夫人出奔更婉其辭，以自逐為文其義益明。可謂千古卓見矣。昭三年傳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者。案曲禮曰：諸侯不生名，失地名，滅同姓名，凡出奔者皆失地之君，故經必名之，而傳以罪之釋之，然則改出其君以自出為文者，以正君臣之義，書名者罪其君失道以失先君之地，傳通釋名出奔君之義，不獨釋名北燕伯也。孔眩於社法，反以為變例失之速矣。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杜忽實居君位，故今還以復其位之例為文也。稱世子者，忽為大子，有母氏之寵，宗卿之援，有功於諸侯，此大子之威者也。而守介節，以失大國之助，知三公子之彊，不從祭仲之言，修小善，繫小行，從匹夫之仁，忘社稷之大計，故君子謂之善自為謀，言不能謀國也。父卒而不自君，鄭人亦不君之，出則降名以赴，入則逆以復歸，例在成十八年。安顧炎武云：逐終於見殺，三公子更立亂鄭國者，實忽之由，復歸例在成十八年。安顧炎武云：而奔奔四年，而復國未即位，不得成之為君，曰世子者，當立之辭也。衡案：出奔不稱世子，罪之也。歸稱世子，正突之罪也。成十八年傳曰：復其位曰復歸，忽立未踰年。

而出奔不成，其為君，故書曰：世子。言復歸者，復世子之位也。書忽曰：世子，許叔入突之篡奪，不言自明。聖人筆削之嚴如此。此節杜注尤謬，今不復辨正。許叔入

于許
杜許叔莊公弟也。隱十一年，鄭使許大夫奉許叔居許，東偏鄭莊公既也。蓋齊魯納之，故書入說詳於前。公會齊侯于艾，邾人牟人，莒人來朝。

于櫟
杜櫟，鄭別都也。今河南陽翟縣。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侯于袤伐鄭
杜袤，宋地在沛國相縣西。安阮元云：公羊宋公上有齊侯二字，注說文移字注引春秋傳曰：公會齊侯于移，陳樹華云：是袤乃移之變體，而宋公上當有齊侯也。衛案：會其師也。諸侯在焉，故不言師而言侯，非先行會禮也。

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
杜服，車上之所賜下。天子不私求財。杜諸侯有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

杜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女。安衡案：以為疑故母以所生為本解之。

杜安衡案：以為疑故母以所生為本解之。

杜安衡案：以為疑故母以所生為本解之。

杜安衡案：以為疑故母以所生為本解之。

杜安衡案：以為疑故母以所生為本解之。

杜安衡案：以為疑故母以所生為本解之。

杜安衡案：以為疑故母以所生為本解之。

杜安衡案：以為疑故母以所生為本解之。

女問有異故以此答之以探其意

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

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

汪池也周氏鄭大夫殺而暴其尸以示戮也

八載

以出

杜愍其見殺故載註其尸共出國

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六

月乙亥昭公入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于艾謀定許也秋鄭伯

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

杜檀伯鄭守櫟大夫

冬會于袤謀伐鄭將納

厲公也弗克而還

經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

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杜春既謀之今書會者曾諱議納不正蔡常在衛上今序陳下蓋後至

安衛案傳註例與謀

曰及今不言及而言會故杜云諱議納不正然春謀而夏伐之而獨諱及字易以會字欲以掩與謀是猶掩耳盜鈴也聖人筆削之嚴豈其然乎凡經傳言會某伐某者皆謂其師但君在焉則稱侯不言師非行會禮也杜以會為朝會之會故其說每謬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杜用飲至之註禮故書

冬城向

杜傳曰書時也而下有十一月舊說因謂傳誤此城向亦具是十一月但本事異各隨本而書之耳經書夏叔弓如滕五月塞滕成公傳云

五月叔弓如滕即知但稱時者未必與下月異也又推按此年閏在六月則月却而節前水星可在十一月而正也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此未正中也功役之事皆總指天象不與言歷數同也故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杜惠公也朔諱傳之釋經皆通言一時不月別

言二公子逐罪之也安衛案春秋未修列國史書某逐其君某春秋既脩皆以其君自奔為

又詳於十五年

十六年春正月會于曹謀伐鄭也

杜前年冬謀納厲公不克故復更謀

夏伐鄭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冬城向書時也初衛宣公

烝於夷姜生急子

杜夷姜宣公之庶母也上淫曰烝

安釋文急如字詩作伋焦循云宣公此事洪邁容齊五筆極辨其誣謂

宣公立僅十九年不應烝夷姜而生伋又納伋妻而生壽朔伋能娶必十五以上朔已能譖兄壽已能代兄死必在十歲以上此十九年之間何以消破鄒忠允駁之言

莊卒而桓立十三年入春秋至魯隱四年則衛桓十六年宣以是冬立烝夷姜而生伋子當在其兄桓公之世蕭山毛大可又辨之云莊公死後莊姜治宮政惟禮是視

戴嬀歸陳莊姜猶送之作燕燕之詩其宮中去就有禮如此幾見桓公宮中莊姜二嬀具在可容一媿毒而不知覺者况使宣公早見獸行則不特衛人絕之討賊如石

磻亦肯就刑迎之乎乃以夷姜為莊公妾者緣服虔上淫曰烝之訓杜依之耳烝廣雅訓為愛史記衛世家云宣公愛夫人夷姜生子伋以為太子而令右公子傅之劉

向列女傳云宣公夫人夷姜生伋以為天子明以夷姜為宣公夫人新序節士篇云伋前母子也壽與朔後母子也史記所謂愛夫人夷姜即左傳所謂烝於夷姜謂寵溺之也宣以史記明左傳而知杜依服氏之非正義乃斥馬遷為謬失之矣衛案烝於庶母固為醜行故洪毛諸人務辨其誣其意美矣然閱二年傳云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宣姜齊女宣公雖為伋娶而奪以自娶則亦適夫人姜又為宣公生二子矣其貴重如此而宣公死未久齊人使頑烝之至不可而強之公然生數子成二年傳又云王以賈姬子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其子黑要烝焉則烝實上淫之名而不專指私通也蓋當時禮樂崩壞習以為俗人亦不甚怪耳况夷姜無子蓋妾媵之少而賤者宣公烝之蓋亦有使之者非私通也石碯雖義豈以此而廢其人哉史記列女傳稱夷姜為夫人據終而言之左傳云烝於夷姜據始而言之始無二義也毛焦以理斷之以為媵毒之屬至訓烝為愛試改此傳為愛於夷姜生急子豈復為文哉不思之甚也洪推宣公立年為無烝夷姜而生伋及納伋妻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而生壽朔之事則鄭忠允駁之是也

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杜左右媵之子夷姜縊杜失寵而自

死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杜宣姜宜公所取急子之妻構會其過惡公使諸齊使盜

待諸莘將殺之杜莘衛地陽平縣西北有莘亭安惠棟云服虔曰莘衛東地京相璠曰

道阨限蹊要自衛適齊之道也壽子告之使行杜行去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

矣杜惡安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

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

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杜黔牟群

惠公奔齊

經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杜黃齊地二月

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雒杜雒魯地稱字義與蔑盟同二月無丙夏五

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杜奚魯地皆安阮元云石經宋本無夏字與序

季自陳歸于蔡杜季蔡侯弟也言安衛案傳云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

立之曰歸之最彰彰者也杜不論成十八年傳入歸互訛故捨傳文以為蔡

桓侯杜無德稱侯蓋謬及宋人衛人伐邾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注誤三月而葬速

杜甲乙者歷之紀也晦朔者日月之會也日食不可以不存晦朔晦朔須甲乙而可推故日食必以書朔日為例

傳十七年春盟于黃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杜齊欲滅紀安衛案故

及邾儀父盟于趙尋蔑之盟也

杜蔑盟在隱元年夏及齊師戰于奚疆

事也

杜界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

其一而備其不虞

杜虞度也不度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謂

焉

杜齊背盟而來公以信待故不書侵伐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杜桓侯無子故

季內得國人之望外有諸侯之助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

嘉之故

安衛案蔡人嘉之故字而書歸據此伐邾宋志也杜邾宋爭疆魯

與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

日御

杜日官日御杜日官天子掌歷者不在六卿也底平也安衛案底致也致日謂致極二至歷首二至二至不違則歷

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

杜日官平歷以班諸侯諸侯奉之不失天時以授百官初鄭伯將以高

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辛卯弑昭

公而立公子亶

杜昭公子亶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

公子達

安阮元云韓子難篇作公子圍衡高伯其為戮乎復惡已甚矣

魯大夫

杜復重也本為昭公所惡而復弑君重為惡也安惠棟云韓非子亦載此事復惡作報惡鄭注大司

以訓詁字易之惠

說是也惡鳥路反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

杜濼水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濟

人姜氏遂如齊

杜故先書會濼既會而相隨至齊故曰遂夏四月丙

子公薨于齊

杜不言弑諱之也安萬斯大云齊詩南山序襄公鳥獸之行

弟也夫人歸魯在桓三年襄為夫人兄則此時亦應授室何為遲之十七年後乃娶

之理吾以莊元年王姬歸齊論之知齊襄乃夫人弟詩序與史記誤也衛案萬說以

矣然事固有出於常理之外者掃蕩傳記所載信已所見以武斷於千載之下乃陋

儒所為信而好古者恐不當如此齊襄不娶之事今不可得而知試就萬說而考之
僖公國大兵彊嘗以小霸稱而王室雖衰諸侯猶知尊之故宋公不王則討之鄭忽
有寵則妻之而王亦能整其旅伐鄭討曲沃雖事不成亦猶有可為之勢豈僖公欲
結昏於王室以益盛其勢故久為襄公不娶以待王姬之長與此固臆說然與執已
所見以掃却傳記不若就傳記以求其理也學者思之又

齊杜無傳告廟也丁酉五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杜無傳九月乃葬緩慢也

傳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杜始議行事申繻曰女有家

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杜女安夫之家夫安妻之室違此則為瀆今公將姜氏如齊

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杜服虔云旁淫曰通

公謫之杜謫也以告杜夫人告夏四月丙子享公杜齊侯為公設享燕之禮

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杜上車曰乘彭生多力拉公幹而殺之

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協幹而殺之衡案幹脇也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

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安衡案惡醜也猶言辱請以彭

生除之杜除耻辱之惡也齊人殺彭生杜不書非卿秋齊侯師于首止杜陳師

成齊人殺子驪而輟高渠彌杜車裂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杜欲討已七月戊

仲曰信也杜時人譏祭仲失忠臣之節仲以子驪為渠彌所立本既不正周

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杜莊王桓王太子王子克莊王子儀辛伯告王遂與王

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杜辛伯周大夫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

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杜妾如匹嫡杜庶如兩政杜臣擅

王引之云杜釋兩政與上下文異義非也政非政事之政謂正卿也爾雅曰正長也

正卿為百官之長故謂之正襄二十五年傳齊人賂晉六正杜彼注曰三軍之六卿

是也閔二年傳君與國政之所圖也賈逵注曰國政正卿也哀十五年傳莊公害故

政欲盡去之杜彼注曰故政輒之臣史記衛世家作莊公欲盡誅大臣周語昔先大

夫荀伯自下軍之佐以政趙宣子未有軍行而以政章注並曰升為正卿是正與政通也而政者寵臣之權與正卿相敵也曰並曰匹曰兩曰耦皆相敵之辭閱二年傳曰內寵並后即此所云並后也曰嬖子配適即此所云匹適也曰大都耦國即此所云耦國也曰外寵二政即此所云兩政也政正卿也外寵之並於正卿亦猶內寵之並后嬖子之配適大都之耦國故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韓子說疑篇曰孽有擬適之子配有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故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枝子配適大臣擬主亂之道也故周記曰無尊妾而卑妻無孽適子而尊小枝無尊嬖臣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也此尤其明證矣杜於並后匹嫡耦國皆依閱二年傳為訓而於兩政獨曰臣擅命則誤以政為政事故耳衡案王說是也但政當讀如字謂卿執國政者正政雖通此不必訓長賈云國政正卿亦謂正卿為國政非讀政為正也管子牧民篇故知時者可立以為長無私者可置以為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為君也曰長曰政曰君明古人謂政卿為政也

耦國

杜國都如

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杜

難及於

左傳輯釋卷二終

134
10
263

